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三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中德學會編譯

GOETHE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über seinen Faust

梵 澄 譯

楊 丙 辰 校

übersetzt von Fan Tscheng

unter Mitwirkung von Yang Bing-dschen

中 德 學 會 編

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三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13

1940

序言

世界文學名著中，沒有一部能比葛德底浮士德在文學的研究上會流溢着那樣豐富的研究材料的。這詩人，既習于以歷史眼光看自己，更以其精深感覺，發表了他對於他的生活及他與著作之關係的啓示。這些文字，應作爲每種浮士德註釋的確切基礎。如果人們充分地將這些文字收集起來，便成了研究文學史上的重要工作。這最先有倭托·帕黎阿委（Otto Pniower）的著作：「葛德底浮士德，其創作由來之文獻，一八九九年柏林版」，其後又有範圍較廣的著作，便是項斯·格哈德·郭列夫（Hans Gerhard Grief）著的：「葛德關於他的詩，詩人對於他的著作一切意見總錄之嘗試，第二部，戲劇作品，二卷，一九〇四年富蘭克府版」。這兩種書，將葛德關於浮士德所發表的一切意見，嚴密以年代編次，清楚地示出了這書的創作史，這，非任何其他著作可比，爲作充分了解的根本。

因爲「鳥嶼叢書（Insel-Bücherei）」每書篇幅有限，而目的又在欲求廣大範圍的讀者的

原因，這選集只得將以成立史爲編輯的目標屏棄，因爲這需要將材料搜集的至爲完善，豐富，然後差可明顯。然而凡能顯示此詩作內中的演變以及能表明詩人原意，使人能了解到細微末節的，這種種地方幾乎皆囊括地顧到了。這編選的原則，便需以事實的編次爲主，無須顧及編年。

自然，葛德所發表關於浮士德的意見，並未嘗成一系統；時常這兒那兒我們窘困地缺少一種明白的指示。這皆是些零散言詞，但却也足彀使我們向這詩人底工作室瞧得明白了。

我們首先順着第一部底創作史追尋下去（即本書中一至二十五則）；在司特拉斯堡（Strassburg）時代對這部著作的開端，和他悄悄瞞過赫德（Herder）（見第一則）及與此相聯的「撒諦洛斯（Satyros）」的著作（見第二則）；達姆爾城（Darmstadt）交遊人物之影響（見第三則）；尤其是麥克氏（Merck）底影響（見第四則）。但在他的身上不但能尋出糜菲斯特非立斯唯一的一個影子，也實在是有葛德一部分氣質的（見第五則）；不過亦不可忽視糜菲斯特那否定的性格（見第六則）。對亨利·立阿坡·瓦格勒的批評是在「前衛瑪時代（Vor-Weimarer-Periode）最後的證據」（見第七則）。這以後的發表已是在意大利了，其時葛德

希望從速將其完成（見第八至十則），直到突然決定，將其段片發表（見十一則），在段片形式中便印行於一七九零年。直到他和釋勒（Schiller）相交遊，這詩人又重複從事於這材料上的工作，且更顯得清晰，因為釋勒從意像出發，着重其中的理智成分（見第十二至十六，十八至二十二，二十三則）。至於說重新整理這材料，感動這詩人如何深，其間給詩人浮起了何等多的回想，便可從「獻詞」和一篇殘稿上看出（見第十七，二十一則）。末了添上了兩則，則係關於第一部發行的時代的（一八零八年）（見第二十四則，二十五則）。

比這創作的歷史文獻較段片不全的，是關於詩人對其創作之關係平日所說的話（見第二十六至四十則）。至於說從詩中得出確鑿的結論，是多麼不易，這點葛德自己也指明過（見第二十六則）。其與材料之關係，則見于第二十七與二十八則。吸收陌生材料的道理，則見于第二十九則。此後關於「浮士德」的意像之發表，便甚有趣味（見第三十至三十四則）。其間顯出了一種矛盾。葛德與耶克曼（Fickermann）第二次談話（見第三十四則）否認某種固定的意像之存在，及至發表對釋勒的意見（見第三十則），以為釋勒底作風和他相反，而是從意像上出發的，可以

從與路登(Luden)的談話中，和在第十四則中看出，剛剛是這意像，「將這部文藝作品上各零散部分聯繫爲一個整個的事物的。」（見第三十二則）表現的很明白。這少年歷史學者路登向葛德所說關於他這創作之成立幾種誤解的見解，葛德沒有什麼解釋，但也有些泛泛的說詞。（見第三十一至三十三則）至今可供許多浮士德底讀者對照。與發克(Falk)和魯爾(Ruhle)的談話（見第三十五、三十六則）則以滑稽冷嘲的態度出色，葛德用這態度使許多人感到迷離惆恍，且曾取笑過自己的著作的。第三十七則指明預感與經驗，第三十八與三十九則，則論到浮士德故事之歷史的發展。這一系統，以一八一八年著的「假面隊」(Maskenzug)糜非斯特底話作結。

以下的發表（見第四十一至四十七則）顯示以「浮士德」出演于舞臺的嘗試，葛德對於土地精靈出場的設想，尤其是有趣的，（見第四十六則）

最後還有兩點論到譯成法文的事，第二點涉及浮士德這題材與造形藝術，（見第四十八、四十九則）。

至關於第二部，則本書起頭也是追尋發生的由來的（見第五十至六十四則）前面三段信

札，表現怎樣以釋勒的黽勉合作，「海倫那」在一八〇〇年就已開始了（見第五十至五十二則）。於是來了很久的間斷，直到一八二六年重理這一部分，後來在一八二七年單獨出版（見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則）。然發表的仍只有第二部底前幾段（見第五十七則），其餘的皆直保留到完成。關於這，葛德曾滿意地報告邁爾（H. Mayer）和洪伯魯（Wilhelm von Humboldt）（見第六十三與六十四則）。還有寥寥幾點關於作品底結局的發表，可與第一部關於詩中思想的幾處相參證（見第六十五、六十六則）。第二部的著作法，以提香氏（Fitzian）底老年作品爲比擬而表明，（見第六十七則）。

此後便接着對於單獨諸端的解釋，是以其在劇中於今這次序爲次序（見第六十八至八十八則）。由於這排列，在時間上是較早的關於「海倫那」的發表（七十七至八十五）也只得編進去。同時關於舞臺表演的特別的一列發表，只得拋開，因爲這些單獨處所（第七十七、七十四、八十六、八十七等則）便包括了附釋。

接着便是這著作之尾聲：葛德底決定，將這工作祕密保存。給波阿色列（Boissière）寫的信，通

體流露一種澄澈的滿足的安謐，已顯示他對於他將死的預感上輕微震顫（見第八十九則。）於是更有對時代的痛苦之怨尤，見于致洪伯魯的一書，詩人死前五日寫的（見第九十則。）——

唯願這一小集子，足以解除葛德的苦惱，愈久愈可解除他最後與洪伯魯的信中所寫的，「在此希奇的製作上篤實長久以追尋的勞役，將得到薄劣的報償」葛德關於他的「浮士德」的言詞，最宜于與那些寓意之詞互相參證，就是那些甚減損第二部的了解性的言詞。

還有最後一句話，便是一句感謝語，致之于這兩大總集的出版者，尤其是項斯·格哈德·郭列夫，在其著作上我幾乎到處皆可引據的。

項斯·海立希·波涉特序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一 葛德關於第一部浮士德之言論

一、抄自葛德所著詩與事實一書，第二部，第十卷，指一七七〇至一七七一年間葛德所作關於浮士德之事件而言。

在他〔此他字指赫德(Herder)〕面前，我極謹慎小心地隱瞞我對於一定的一些事物的興趣，這些事物都早已就在我的心裏紮下了根柢，並且漸漸漸漸地都有欲結為詩的形骸之勢了。這便是我後來葛茲·封·伯里與根伯爵(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浮士德(Faust)之二種著作。這兩位人物中前一位底傳記，我讀了之後，深動我的內心。一位處在了荒暴無道，無政府狀況時代裏的粗豪剛強，而又處處以善意待人，絕不仰賴於人，力求自助自主之人物之風節氣概激起我至深心曲中的同情仰慕。關於後一位人物民間所傳流的著名傀儡劇故事，時復在我心中吶然響，

矚然鳴，發爲種種音調，幻爲種種色彩。因爲連我也是和浮士德一樣終日勞勞逐逐于各種智識，力追力求，然而連我也是和他一樣很早地便感覺到了人類智識之空虛無用。連我也在在生活中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嘗試了人類之智識，但總是更不滿意的，更煩惱的，退了回來。這樣我心中暗自懷着這些事物并許多旁的事物，在寂寞的時分便拿牠們來作獨自欣賞玩索之資，然而亦並不曾將我這些思索思想寫下點什麼。在赫德前我最隱瞞的，便是我對於猶太教祕傳的神秘幽玄的化學，卽所謂燒茅鍊丹，長生不老之說，以及與之相屬的一切的研究，雖然我仍甚是很喜歡在暗中從事，把人們所傳授給我的這宗學說，較比人們底傳授還要愈向劃一處，前後貫徹處完成了起來。

二、抄自葛德與切特氏 (Zelter) 的信，一八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寫的，指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四年間葛德所作關於浮士德之事件。

因爲我們……現在既一度提起舊事，雖然不是太陳舊的事，所以我便想向你作這個問題：你是否曾將「撒諦洛斯 (Satyros)」就是我著作中所已收入的我那篇作品，細心讀過了一遍呢？我偶然想起我這篇作品，是因牠與我的「勃羅味梯烏斯」(Promethheus) 一篇作品同時在我的

記憶裏復活了起來的原因，這你也能感得到的，只要你肯用心一觀察牠時。我這兩篇作品。我保留一切彼此的比較；我只是要提及一句，我「浮士德」作品的一重要部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裏成立的。

三、抄自詩與事實，第三部，第十二卷。指一七七二至一七七四年間葛德所作關於浮士德之事件。

這環境（即達爾姆城裏的社交）怎樣鼓動我，促進我，真是難于述說的。人們喜歡聽我講讀我已完成或剛開始的著作，人們激勵我，當我公然地詳細陳述我的工作時，並且還要非難我的，當我將從前業已開端的工作因任何一種新發生了起來的工作，就又置之腦後時。「浮士德」已經推進了，「葛茲·封·伯里與根」在我的精神裏漸漸凝結了起來。我忙着研究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底歷史，而那「司特拉斯堡城內的」大教堂建築，在我的腦海中已留有非常嚴肅的印象，這印象很好作這種文藝作品底背景的。

四、抄自葛德與耶克曼的談話一書，談話時日：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指一七七

三至一七七四年間葛德所作關於淨士德之事件。

麥克和我兩人一塊，總像淨士德與糜非斯特非立斯似的。他譏嘲我父親從意大利寫來的一封信，因為信中曾說不慣于意大利那樣壞的生活法，他未曾習慣的那飲食，那太強烈的酒，以及那大量的蚊子，而他不原諒我父親，以為在那樣美麗的國土，優秀的環境中，而猶以這些小事，如飲食飛蚊等，為苦。

這些小挪揄嘲弄在麥克無疑的是出于一種受有高等教育的基本的；可是因為他這才能並不是創造性的，乃反而是有一種顯然消極的傾向的，所以他向人們稱讚的言詞，就較少於責難的言詞了，並且因此他總是處處都要把那一切可以能滿償他這宗在心裏發癢的趣思快感的言詞悉數搜尋了出來去向人們發洩的。

五、抄自葛德與耶克曼的談話，談話時日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

關於「淨士德」，他〔此他字指安帕爾（Ampère）氏〕講的也是一樣聰明的話的，因為他不獨將淨士德劇中主角陰鬱的，未能得以滿足的奮鬥，却也將糜非斯特非立斯底譏嘲和辣毒的

反語諷刺，都視爲我本人氣質底一部分的緣故。

六、抄自葛德與耶克曼的談話，談話時日一八三一年三月二日。

今天和葛德同桌進餐，不一會又談起魔才一個問題來，他描述得很詳細，更加上了下面這些語：

「魔才」，他說：「便是不能以智力和理性所化解的一宗事物。這在我的天性中沒有，但我頗降服于牠」。

「糜非斯特非立斯不是也帶有魔才的色彩的麼？」我「此我字即耶克曼自稱」這麼問他。——「不然」，葛德說：「糜非斯特非立斯是一個過於消極的人物，魔才却是發露于非常積極的行動力中的」。

七、抄自詩與事實，第三部，第十四卷。指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間葛德所作關於浮士德之事件。

今茲順着這次序，我還想捎帶着只略爲提一位所謂好青年的人物，他雖然沒有特殊才情，却

也可以算得一個的。他名叫瓦格勒，先是司特拉斯堡城內社交團裏的一員，後來又是富蘭克府城內社交上的人物；他並不是沒有性靈，才能和教育的。他表現他自己爲一個奮鬥者，因此他受歡迎。他也很忠實地依倚我，因爲我對於一切文藝計劃皆不保守祕密，便向他也和許多旁人，講說我對於「浮士德」的意見，尤其是格列馨（Gretchen）的悲慘結局。他便把住了這題材，利用之爲一悲劇：「殺嬰兒的女人」。有人從我的計劃中竊些東西去，這還是第一次，我感覺非常厭惡，但也並未向他有所怨恨報復。後來我對於這類思想剽竊和先我一步地去創作也足穀經歷慣了，況且我在創作方面，對於我當前已有的，或已幻想了出來的材料總愛那麼躊躇遲疑，和那麼愛向外講說，所以也覺得沒有甚麼理由，去怨恨人家剽竊利用了。

八、抄自葛德與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信，寫信時日：一七八七年八月十一日，地點：羅馬。

我想等到復活節還可以結束一個其它的時期就是我的第一個（或說，實在是第二個）著作時期。「耶格蒙」（Egmont）是寫完了，我希望到新年寫完「塔梭」（Tasso），到復活節將

「浮士德」工作完竣，這只有在這幽居的時間方有可能的……我之能將舊東西整理好，殊屬可驚。這宗工作可以說是把我的生命和我的藝術重復溫習一遍；因為在這宗工作上，我便被迫，不得不將我自己和我現在的思索法，我的新起的作風，往回照着舊日的樣子去結構了起來，並且不得不將我久已屬稿的，現在寫出，於是這樣我竟可學到真確認識自己，及自己的狹隘處和廣闊處。設若我將這些舊東西擱置下去，而不更加以整理，那我永遠也不會達到我現在所希望要達到的這麼遠的地步了。

九、抄自葛德與前人的信，一七八八年二月十六日，寫于羅馬。

近來我甚勤勤于繼續鏤彫寫作我的詩劇，處處予以細瑣修飾……現在眼中除了「塔梭」一峯與「浮士德」一山外，沒有旁的什麼了。我晝夜得不到休息的，在這二者皆已完成之前。對於這二種作品我自來就有一種奇特傾向，新近心內更對之發生了些可驚奇的展望和希冀。這一切舊思想之恢復，這些對象之整理，使我心內大大欣悅，因為對於這兩種工作，我常是在相信，要永久離開，而不復再有重新拾起的能力，不復再有任何一種豫感豫覺的文思可以能得再達到了的緣

故。我的生命上的「這總計之總計之總計」，又給我勇氣與欣悅，重新展開新的一頁。

十、抄自葛德所著意大利旅行記，第二次在羅馬的停留時一七八八年三月一日。

初次擬定關於寫「浮士德」一劇的計畫，我希望這次的構思能够給我成功。至於說是在現在或是在十五年前把這部戲劇寫出，這自然又是一回事了；不過我想，縱然我現在來寫這部戲劇，我也不會有甚麼可以遺失的，尤其我現在相信，又已尋得了墜緒。至若關於全部的氣勢聲調應當怎樣，我也很安心；我已完成新的一幕，如果我能用煙將這一幕的稿紙薰暗的話，那我便要相信，不會有人將其從舊稿紙中間認出的。因我經過長久的休養和閒居，又回轉到了自我生存的水平線上後，可以顯然看到，今我和故我多麼相同，而我的內中因年齡，和外緣所受的損傷有多麼微小。當我看到我舊日這稿本時，牠往往使我沈思。這還是我第一次的屬稿，在重要劇情上未曾起草便寫下去的；現在牠因陳舊而發黃，如此磨壞（這些稿紙從未訂攏成冊），如此脆朽，在邊緣上又都如此破損，看去真像一部舊法典的段片，以致使我好像我當年以我的思想和我的預覺置身于一從前的世界裏去的情形一般，現在又來將自己置于自己經歷過的早年時代裏去了。

十一、抄自葛德寄呈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信，時一七八九年七月五日。

「浮士德」因許多緣故，我將以之作殘篇以發表。容面談。

十二、抄自葛德寄釋勒的信，時一七九四年十二月二日。

關於「浮士德」我現在沒有什麼可報告的，我不敢將收納牠的包裹解開。我不能寫，除非通盤籌算過，然對於這事我感覺還欠缺勇氣。將來我若是能有所寫作的話，那非要你的參加開導不可的了。

十三、同上，時一七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我現在對於末後所時說的這部著作（即指「浮士德」而言）的情形，就好像是一包粉末似的，在水中溶解之後，又都漸漸沈下了；何時你肯加以搖動，何時牠好像又重新聚攏，可是及至剩下我一人，要坐在那兒抒寫時，一切的却又都沈底，絲毫蹤影也捉不着了。

十四、同上，時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因為正需要在我現在這不平靜的境況中有點事作，我便決定作我的「浮士德」，如不將其

完成，至少也將寫出一大部分，將已印成的重新解散，將已想好的或發現的新材料，大批編進去，於是乎使這計劃（其實只是一種意像）的完成，比較迫近。我現在已從事于這意像和牠的發表，我也覺得頗有些得心應手。但我現在很願你費神，將這事在不眠之夜替我通盤想一想，向我提出你對於這部著作全部的要求，如同一位真正的先知一樣，給我把我自己的迷夢解釋一解釋。

因為這詩劇的各部分，在情緒上看，是可以各別處理的，只要其與全部的精神與調子相合，此外也因為這工作全部是主觀的，所以我在零碎時分可以工作，而且現在也真能做一點工作出來的。

十五、同上，時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感謝你關於重甦的「浮士德」第一次所說的幾句話。我們對於這著作的意見將沒有什麼彼此相異之處，但添了對工作的另外一番勇氣，倘人們從外面也看到了自己的計劃和思想被標示了出來時，而你的合作，却不僅只在一種意義之下，是生發啓迪能力的。

我現在之動手於這部著作，其實是一樁聰明事，因為在曼耳（Mayer）的健康狀態下，我還是

荷等待度過這北方的冬天，而我因希望失敗之懊惱，不想爲自己或朋友之累，便以歡喜與愛好，作一向這象徵，思想，霧霧的世界的退步。

我首先將大發現而半造就的材料設法完成，再試將已印下的集攏一起，這麼作下去，直到這範圍自然消竭。

祝你安好，且請繼續指示關於對象與製作上的事體……

十六、同上，時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你對於「浮士德」的提示，使我非常歡喜。自然，你所說的和我的計劃恰好適合，只是我在這粗率的結構上作的較方便，因爲我不過觸到了這些最高要求，未能使這要求圓滿地成就。理解力和理性，這麼便像兩個鬥拳者，猙獰地毆打，以便晚上和悅地休息。我當然要着意使各部分讀去令人愉快，覺得有味，且使人起一點思索，在整個的著作上，這整個的著作暫時仍要爲殘缺不全的著作的，大概仍用得着敘事詩的新理論。

十七、浮士德，獻詞，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作。

獻詞

你們又已近來，搖搖的影像，
曾顯現于我的朦朧眼中的，
我試將你們這一趟把捉住麼？
我的心還感覺傾向那種幻想麼？
你們擠迫近來！好吧，隨你們
從繚繞於我周圍的雲霧中騰起；
我的心胸少年似的爲
你們身邊魔幻雰圍之所震感。
你們帶來快樂日子的影像，

許多可愛的影子現前；

如同古之半消沈的傳說一般

初戀與友誼一併地湧現；

痛苦常新，牠反覆嗟怨

生涯的迷惑底馳驅，

並且向我提醒了那些良善人們底名姓，那些在美滿時分爲幸福所欺騙的善良人們，它們已從我面前消逝了的。

它們聽不到我這歌曲後部的歌聲了，

那些人們，我曾爲他們唱前部的；

朋友的歡會已經離散，

呵呀！消逝了當初的回響。

我的歌詞唱給不相識的羣衆，

他們的稱讚使我心驚恐，

此外聽過我的歌詞而歡喜的人

卽算還活着吧，也在世界上分散，徬徨。

對我襲來了久已忘却的企慕

企慕那寂靜嚴肅的精神之域，

於今飄起着不定的音調

我的幽細底歌詞，如耶阿司的豎瑟，

一陣戰慄襲我，眼淚連連下落，

嚴厲底心，牠自覺和緩而且溫柔；

我所有的，看去好像遙遠，

而已經消逝的，于我成爲現實。

十八、抄自葛德寄沙露德·封·釋勒 (Charlotte von Schiller) 的信，時一七九八年，四月十四日。

在優美的荷馬世界前，是如同一張幕扯下了，而北方的人物，浮士德和他全隊的人員又溜了進來。這區區，我現在能在這工作上做下的，其進益之程度却比人所想像的還要加多，因爲即便是最小的部分，一經增加到了全部上頭去，那牠將後繼一部分底情調顯然增多得多了。

十九、同上，時一七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這些日子「浮士德」總有增加；無論加上去的多麼少，這終歸是一番很好的準備和預兆。這許多年來使我對於這部作品總在踟躕不動手的原因，便是將那舊日已經凝結的材料重加溶解的困難。我已照着大名鼎鼎的金匠雪里尼 (Cottin) 的辦法，用去一堆錫盤子，一大捆乾硬的木柴，加工燒鍊，現在只希望切切實實地使這作品得以重復溶解流動。

二十、抄自葛德寄釋勒的信，時一七九八年，五月五日。

我已將我的「浮士德」推進了很好的一部分。現存舊日最凌亂的手稿已抄好了，各部已分別成帙，按照詳細節目依次編排出來。現在我能隨興到時，將各個小部分加以發揮。遲早可以集成了一個整體的。

不過其間却出了一件特殊的事體：幾幕悲劇情景是我用散文已經寫下了的，可是因其自然性與強度，與其他各部相較，非常不相稱。我因此現在將其寫成韻語，使全劇思想之出現，便好像隔了一層紗，只隱約可見，而不能一覽無餘，這樣也更可以使非常巨大激烈的劇情對人所發出的效力得以減去了一層直接的鋒銳。

二十一、浮士德，殘稿，一七九八年，五月二十日。

在春日金黃陽和的時辰

我倦倦于這幻象。

在意識上頭親切的黑暗裏，

我誠能開始這創作的夢想，

但却未能完成了這夢想。

二十二、抄自葛德寄釋勒的信，時一八〇一年，三月十一日。

「浮士德」進行甚迂緩。我每天雖然也只寫上一點點，然而却力求在保存這上面的意義和趣致。

二十三、抄自葛德寄釋勒的信，同年，三月十八日。

我對於「浮士德」的工作，雖然沒有純粹的停止，但有時却只有微弱的進展。因為哲學家們對於我這著作急欲一知究竟，所以我自然要特別出力了。

二十四、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〇七年，五月七日。

我對於我著作出版，非常活躍地感到，這些東西于我已多麼生疎，甚至我對之幾乎已沒有興趣了。這竟至如此之甚，設若未曾有朋友的忠實而且繼續不斷底助力，我幾乎不克將這十二卷書集成。現在牠們大都已在我們後面，除一卷之外，這些稿本這些時也皆歸到可達（Ostf）付印

了。以後在我們自己則任其怎樣吧，這樣總算把許多的東西救了出來了……

我預先歡喜這續寫的「浮士德」對於你所發生的興趣。其中有些東西在音樂方面一定也使你覺得有趣味的。

二十五、抄葛德寄克列伯(Knebel)的信，時一八〇八年，五月三日或四日。

日報上已輪流刊載「浮士德」裏的段落起來了。這裏有一頁，你可收下的。我很欣喜，這部未完的斷篇著作，馬上就會不這麼十分零星地在你的面前出現了。

二十六、抄自葛德寄萊哈得(K. F. v. Reinhard)時一八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的「浮士德」的「獻詞」的詩句，時下頗生好影響，我聽了非常愉快，但為明真實情形起見，以及，倘若我不錯的話，為頗被誤解的我的衷情的榮譽起見，我該說出，這詩句皆非常陳舊了，其創作並不得歸功于時代底要求，對於這宗要求，我是會以愉快的方法來對付的。根本在我的生涯上，我發現讀者羣衆不時常知道，這些詩是怎麼一回事，更少知道這詩人又是怎麼一會事。甚至，我這並不否認的，因為我很早就知道這宗情形，所以從來便喜歡在我的作品中弄迷藏的狡獪。

二十七、抄自葛德與菲斯特 (Forster)，邁耳及耶克曼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九日。

我未能以寫「浮士德」與「葛茲」的筆調，來寫「伊非幾尼」與「塔梭」——反過來，也不能的。

二十八、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在我的「葛茲·封·伯里興根」一劇上，我作了很幸運的一着；這肢體是我的肢體，骨肉是我的骨肉，以此就大可作成一點什麼了。

反之在「維特」和「浮士德」，我又得取自己的胸懷了，因為流傳下的故事不很久遠。魔鬼與妖靈的性質，我只寫過一次；我很高興，將我的北方的遺產花光了，轉而赴希臘的筵席。設若我會像現在這樣清楚地知道，幾世紀和幾千年來已有如許優美東西存在，我一定不會寫下一行，而要作下些旁的事情了。

二十九、抄自葛德和穆勒 (Friedrich von Müller) 與耶克曼談話的紀錄，時一八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凡當世及前世所作成的，不皆正常屬於詩人的了麼？他爲什麼要羞于擷摘，倘他找到了很好的花？只有採取外間的寶，方能立起大業。我在糜菲斯特非里斯不也採用了約伯底作品和一首莎士比亞的詩麼！

三十、抄自葛德和耶克曼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我們「耶克曼說」談起釋勒的信，及他們共同的生活，怎樣他們在工作上彼此相敦促，相激勵。我便說：「便是在『浮士德』，釋勒彷彿也很有興趣；那很好，他那樣敦促你，而且也很仁惠，他怎樣讓自己爲意想所驅，自己爲你的『浮士德』計劃下去。我在旁邊看到，他的氣度有些急急向前的。」

「對的」，葛德說：「他也像一般人，太爲意想所驅逐了。他不得休息，而且也永遠弄不完一樁事，如你在他寫的關於威廉邁士特（Wilhelm Meister）的信上看到，他一會兒要這樣，一會兒又要那樣了。我只須使自己堅立不動，保護他的和我的事物，避免受這種影響。」

三十一、抄自葛德與路登談話的紀錄，時一八〇六年，八月十九日。

你對於「浮士德」的起原是怎樣想的呢？若果我懂到你不錯，則你一定曾經抱着這意見，而且現在也這樣想：這詩人開始寫這部作品時，未嘗知道自己要怎麼作，却只是存着僥倖，聽其自然的寫下去，只用「浮士德」這名詞像一根繩子，貫串這許多散珠，以免其散亂麼？

三十二、同上，時一八〇六年，八月十九日。

「卜辭，癡情語，詭辯，滑頭話，糊塗話，也自有其趣致的。但這却是小塊兒的，零碎的趣味。」浮士德「有更加高尚的趣味，有意像，這意像是詩人作這部作品的靈魂，是使這部作品片斷方面得以聯結為整個事物的主幹，是為各部分方面的律則，是界與各部分方面以一貫的意義的。」

「這當然是詩人最能說明的了。」——路登說。

「然而有了這說明，詩人整個的彩華便失去了。詩人不應作自己的解釋者，不應將他的詩微細地析為日常散文，倘若這樣，他便不成其為詩人了。詩人將他的創作呈獻于世界；而研究這詩人在其創作上之所志願的是甚麼，這乃是讀者，批評者，美學者底事情了。」

三十三、同上，時一八〇六年，八月十九日。

在詩人，沒有所謂矛盾。這只存于現實世界中，不存于詩的世界中。詩人所創作的，便應當被接受如其所創作的。他造成的世界是這樣，牠便是這樣。生于詩的精神的，也應以詩的情懷去感受。冷靜的分析毀壞了詩，也得不出實際。所餘的只有碎片，沒有用處，且有妨礙。

三十四、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紀錄，一八二七年，五月六日。

此外德國人們也真是些奇特的人們！——他們用他們到處所尋求，到處所加上去的深沈思想和意像，竟使他們的生活較比當然的程度還要加重起來了。——唉！也試行一度鼓起勇氣吧，讓自己得到印像，讓自己歡樂，讓自己感觸，讓自己向高尚處去，讓自己得到教訓，讓自己為某種偉大事業而熾燃，而邁往吧；但不要常時以為一切皆是空虛，倘若那不是某種抽象的思想和意像時！

他們走來問我，我在「浮士德」中是要涵納何種意像呢？——彷彿我自己知道而能說出似的！——從天堂到世間，入地獄，這話可以說是些什麼了；但這並不是意像，乃是劇情進行底程序。再者，魔鬼賭賽輸了，一位從紛煩錯亂中只是鬥進到好處的人得救贖，這誠然是一種很有效力的，可

以解釋許多情形的好思想，但也不是爲整個及每個單獨劇景的根基的意像。在事實上，倘若我能將這豐富的，彩麗的，最多方面的生命，如我在「浮士德」中所展示者，聯串于一種單獨一貫的意像之瘦細的繩上，那必定也要成爲一樣很美麗的東西哩！

總之這不是我的辦法，爲詩人而致力于在詩里涵納什麼抽象的東西。在我的內中，我感受許多印象，便是種種有現示的，充滿生命的，可受的，彩麗的，千端萬緒的印象，如一種靈敏的幻想力之所呈于我前者；而我以一位詩人只得將這些觀念和印象，巧妙地弄圓滿，結構成功，以生動的描寫使之出現，使旁人聽到或讀到我這種描寫，得到同樣的印象……

愈是探索不窮，在智識上愈是不可捉摸，這種詩的創作愈好。

三十五、抄自葛德與發克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羣衆，後世，正義，如他們所云，並且這它們要加到我的奮鬥上頭來的，我皆不要過問。我呪恨「塔梭」，只因爲有人說牠將傳到後世；我恨「伊非幾尼」，一言以蔽之，我呪恨一切凡這羣衆所以喜歡我的。我知道，羣衆屬於現時，現時也屬於羣衆；但我於今却不爲現時生活……是呀，設若我

仍能達到這地步，著成一種書——但於此我已太老了——使德國人如此繼續下五十年或一百年中將我痛呪，而各地各處無非講我的壞話；則將使我樂不可支……他們不喜歡我！這句無方的話！我也不喜歡他們！我從來沒有把事情作得令他們真正感謝過我！何況，在我死後我的瓦普吉斯祕囊（Walpurgissack）設或一旦啓開，將一切從來是封住的死河（Styx）中的怨鬼，如其禍我的，又重復放開禍人；或者，他們偶爾讀到續成的「浮士德」中那一段，寫魔鬼在上帝面前也得到寬恕和憐憫的，這，我想，他們一時不會原諒我的！三十年來他們以石山（Bocksberg）的箒柄，和妖精廚房裏貓的談話，如「浮士德」中所記的，處處自作苦惱，而這戲劇之滑稽的荒唐事，其解釋，其引喻，從來沒有甚麼進步的。真的，人在少年時應該尋這樣的開心，將那些像這滴點真理的滴點真理向他們堆拋了去。便是聰明的斯帖耶夫人（Frau von Staël）也以為我在天使之歌中所描寫的那魔鬼與天父這麼和樂的對稱不對，她以為應該將魔鬼描寫的更猙獰纔好。設若她在較高階級上或竟至在天上重復遇到牠，那可要怎樣好呢？

三十六、與魯爾（Rühle von Lilienstern）的談話，年月日不詳。

說我是邪教麼？我已將格列特與（Gretchen）處死，將阿梯利（Otilie）餓壞；這于人們還不够基督教化麼？他們要更基督教化的是什麼？

三十七、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倘閣下的意見」，我「耶克曼」說：「以為世界是天賦予詩人的，則意思是指內心的世界吧，却不是現象與習俗的實際世界，詩人如果於此要成就真實的表現，豈不仍要去對於現實作探討的麼？」

「自然」葛德回答說：「是這樣的。——愛情，憎恨，希望，絕望，這種種境地，以及所稱為靈魂的境況和情致的，皆是天賦予詩人，他能够表現之。但所未賦予的，是怎樣開法庭，或在議會中或在撒加冕時所舉措的；然為不牴觸這些事的真實性起見，詩人便應該親從經驗上從流傳上取材料？這麼我在「浮士德」中，便能將劇中主角對人生之煩惱上那陰鬱的情境，以及格列特與底戀愛感情，因我自己曾豫先有過一番吟味感受，所以我便有了把握；然而，舉個例來說吧：

「多麼憂鬱地升起，那不完全的一片

遲生的月亮，帶着濕暈的紅光，

這兩行詩就已經需要些對自然界的觀察了。」

「但是」，我說：「在整個的『淨士德』中，沒有一行不帶着對世界對人生的詳細研究之明白的痕跡，人們從來不會經人們所告訴過，人們都以為這一切在你或沒有豐富的經驗，而是天然賦予的。」

「也許是這樣的吧」，葛德回答說：「設若我未曾預先領略過世味，那麼我便要是個睜着眼睛的瞎子了，而一切探求和一切經驗，無非是死的，無益的徒勞。光明是在那裏，彩色圍繞着我們，設若我們自己的眼裏沒有挾着光明和彩色，那我們在身外對於這些也見不到。」

三十八、抄自葛德寄切特書信的附件，時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羅馬教會從來對異教徒和驅邪者一例處置，對二者皆加以嚴厲的禁止，一如禁止說預言與解釋徵兆者流。因智識底滋長，因對自然界的影響較切近的觀察，却也彷彿同時增加了向神奇玄祕的力量裏去的鬥進。新基督教自教會的懲罰之恐怖中解放了人類；大學生也比較自由，有機會

胡鬧，放浪了；於是彷彿在十六世紀中葉，魔術道與神祕道也更有法則地現出，因其從來埋沒在混亂鄙俗的人們之間。浮士德的故事被轉置在涇屯伯格城（Wittenberg），便是轉置在新基督教底中心地點，也當然是新基督教徒們底中心地點的；因為凡是在那兒出版的一切著述，都尋不出那宗教士式的偽善痕迹，那從來不能自行克服的偽善。為表彰糜菲斯特非里斯的高尚尊嚴，另有「浮士德」底「地獄強迫」的一段摘抄本的。這最奇怪，而充滿了荒唐評論的書冊，久久以寫本流傳之後，于一六一二年在帕埽城（Passau）印行。這種原本，我和我的朋友皆沒有見到過；但我們有一最潔淨最完善的手抄本，照手筆和其他情狀考證起來，大概是書於十七世紀末葉的。

三十九、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浮士德的著作上，假使人們去作歷史學的與字源學的研究工作時，人往往越弄越覺渺茫。糜菲斯特非里斯這名字何自而生，我簡直不知道應如何答覆；這裏附上的幾頁文字，或可佐證朋友底假定，以為是與浮士德民間原有故事同時的幼想的來源；只是我們不能以之歸入中世紀時代裏去；來源好像是十六世紀，構成或在十七世紀。新基督教的降伏魔鬼者，無庸直接畏懼教會的

禁止，於是乎便有許多術士，知道利用人類底愚蒙，之弱，和癡情的；因為以幾種特出的德性與無意識的唸詞而致富，比工作到滿面流汗而吃日常的麵包來得容易。早不久在新城（Nerstadt）地方，破獲了這類掘寶藏者底一個巢窟，同發現了十多種這類的妖言，但其價值沒有比得上那古典的，附上的幾頁摘要，便是那古典中的。

四十、抄自葛德所寫「假面隊」節錄，一八一八年稿。

（糜菲斯特非里斯登場）

我怎樣地膽大，敢向這火炬的光明裏出現，

人們謗議我，以我為惡靈，

但不要相信！誠然，

我不比許多高自誇讚的人無行。

假裝，有人說是大惡，

但我輩以假裝而生活；

因此我纔到了這裏，我希望不更受怨憎

比我前和我後的人們。

這人掛上長髯，那人掛上短鬚出場，

可是鬚髯下透着淨光的下頤。

蘇丹與農人同工異曲，

娛汝輩以入神之喬裝。

我以惡靈而具善願，

來這一圈子人裏充一充數。

因爲惡意，反抗，錯亂最好的事件

不能加世界以損傷，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倘若統治者明敏的眼力

常把定錯亂，而導之鐵腕；

則我輩尤能安處，

尤能無所感覺；因為一切皆遠在遐方。

我於今有許多話要說，

說出來幾乎好像詩句；

縱我加以信誓，你們終於不信，

我必如許多事一樣勇猛嘗試。

這裏某君，你們看他可知，

他在科學中研究的够了，

如他所佩的這稜角章，
證明他的淵博。

因他壓沃於求知，

便宛如從世間消逝，

也爲着決然其行，

以愉快的容顏游冶，

他的邊幅不修，

外衣太長，鬚髯太虬曲；

他的儔侶也善深思，

通霄自隱于卷帙。

這善人悵觸無端

遂自役于魔術。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以圓符與五角星紋

他欲達于無極，

他自苦于圓象與圓中，

便自覺，於此亦無能為役。

他定要長此痛苦一生，

如果中途不曾遇着我。

我便使他明白，生命

原自屬於生命本身，

不應遁入苦思，幻想

與穿鑿之孤深。

若人生存，便應該活潑！

我的博士先生恍然覺悟

他且復及時行樂，

與我同走上新的道途。

新路將我輩引入另一類的法術，

善女翩然來侍。

他以一杯火烈的飲料

疾速地恢復了自己的青春。

一瞬間，目不及視，

他迥然與前不同；

舊形貌完全脫除，

但仍是此人，諸君勿須置疑。

如或你們以此爲奇蹟，

則其餘的一切更復易易。

你們已看到他這位騎士，他這位男爵

和一位美麗的孩子偕俱。

這麼便使我快意，

也怡悅魔姑與鄰女。

我亦自求諸君之寵！

在老年引燃青春之力，

把最美麗的孩子聯結最忠實的朋友

這自然不是邪術。

四十一、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最後告訴你，我們目前有一種希奇的舉動，便是將「浮士德」表演出來，一如他那樣子，這也

只求有幾分可能。你願意以一些音樂助演麼；尤其是復活節的詩歌，與催眠曲：「上面消逝了黑暗的穹窿」。

四十二、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你之拒却爲「浮士德」編音樂，我當然不見怪。我的提議亦如這事一樣，有些輕率。這事還可讓其擱置一年：因爲「堅決的王子」一劇之出演給我的煩累，有些將我的興致打消了，作這類事，與致是不可少的。

四十三、抄自葛德所著一八一二年日冊與年冊。

魏洛夫 (Wolff) 和黎末爾 (Riemer) 兩人，作好了一個出演「浮士德」的計劃，因此本作者被牽扯到不能不將這詩劇重加整理，推敲許多「連續幕」，甚至擬就許多裝飾和其他的需要。

四十四、抄自葛德所著一八一四年日冊與年冊。

納超威爾王子 (Radziwill) 的來訪，激起我一種難于滿足的企望；他編就的多才的快樂奪人的「浮士德」之樂曲，使我輩只注目於遙遠的希望，將這奇特的詩劇在戲場上出演。

四十五、抄自葛德寄伯魯爾伯爵 (Graf Brühl) 的信，時一八一五年，五月一日。

「浮士德」幾年來便試演過，但至今還沒有成功。這與戲臺上的表演實在相隔太遠。有許多段落只得犧牲，而照另一方式加以補充，則殊非精神與理趣所及。雖然，我不必諱言，現在我們設想另作一番試演，則當然這樣：

我已將前面「浮士德」的兩大篇獨白縮短了，此外也將他和瓦格勒的一幕刪去，這麼從頭起：

「唉！我曾學過」……

直到天使合唱的末句：

「主已臨近你們，

主為你們存在！」

成為一貫的獨白戲，直至精靈出現而打斷。

主意是，合着稀有的音樂將「浮士德」朗誦，精靈底臨近與出現，則以音樂戲劇處，理末唱附

以音樂，這其中還發生一小段，大概要演半點多鐘。浮士德這一角，擬屬之阿耳士（Ludwig Oels）；設若成功，自當不乏公告。也許于此還可以其他幾幕作結，誰知道，這將達到什麼地步！

四十六、同上，時一八一九年，六月二日。

如尊示，茲將圖畫奉還。土地精靈的這種描繪，完全和我的意見相合。牠之在窗外內覷，已夠鬼氣拂拂了。蓮伯蘭特（Rembrandt）會很巧妙地利用了這思想，作爲一張鋅版畫。

這裏我們會一度計劃，準備動手這一段，我的意思也不過是裝出一透明龐大的頭部和胸膛，而我想，不妨以那著名的天神像作藍本，因爲「可怕的面孔」這句話，既可屬之于觀者的感覺，見了這種現象生驚怖，復可屬之于這形像本身；在這裏只是不宜有猙獰可厭的像貌顯出。或則以爲發光的頭髮和鬚髯之狀，較接近時下鬼魂的意態，但這方面我們的意見還不一致；在聰明的藝術家也許能成功一種與事實相符的發明。

四十七、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二〇年六月六日或七日。

我應該對於你們的浮士德表演說甚麼話呢？你給我寄來那篇忠實的報告，這我應該感謝你

的，我讀了之後，顯然將我置于最奇特的地步。詩，真是一條響尾蛇，人雖然感到惡逆而仍不能不向牠那大口內奔竄。若你們誠然像至今這樣團結，那麼你們之所演出的必是將是，而且永是一件稀有的作品，為全世界所未曾見到的。

四十八、抄自葛德與梭連特 (Soret) 的談話紀錄。時一八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於是我們談到「浮士德」，葛德常時喜歡說起的。他想有人替他譯成法文，而且當然要照瑪洛特 (Marot) 時代那種筆調。他以為「浮士德」是一種泉源，拜崙 (Byron) 曾挹之為他所著的「曼弗來特」 (Manfred) 的情緒的。

四十九、抄自葛德所著論藝術與古典，卷六，一八二八年五月。

Faust,

tragédie de Monsieur de Goethe, traduite en français par Monsieur

Stapfer ornée de XVII dessins par Monsieur Delacroix.

浮士德——

葛德著作之悲劇，

斯塔帕譯。法文本。

插圖十七幀，迭那夸製。

當我見到眼前置着的我的「浮士德」法文翻譯之精裝本，我便回想起那時期，怎樣將這書想就，結構好，而以甚獨特的情緒寫下。這書遠遠近近得到的稱讚，且如這印刷上的完成所證明的，也許是得歸功於這稀有的品性，就是牠始終執著一個人精神的發展時期，這精神，凡人類之以爲苦痛者，也以爲苦痛，凡人類之所以不寧者，也因而摧傷，凡人類之所憎惡者，也同其負累，而且凡人類之所願望者，也因之欣慰。這種境况現在距詩人亦又遙遠了，而世界也相當的得耐住完全不同；的戰鬥；但其間人在苦與樂中的情况總大致如昔，後來者總依然有原由回顧在他以前所以爲樂者，苦者，以便略略從事于爲他所準備下的一切。

這詩劇如果照牠的性質看來，原是涵藏于一種陰晦底原素裏，出現于當然很多方面而又緊張

的舞臺上，則法文翻譯，這使一切鮮活的語言，于觀察于理解皆甚順適的文字，已使許多處所更明白更有意的顯出了。於今我看到一幅紙，紙張，字母，印刷，裝訂，一切皆無例外的登于完善，則在我幾乎消逝了那印象，這著作隨後給我留下的，當我在長期後，重新取出這書，以使自己確實感到這書之存在與品質。

其間有一事尤可注意，一位繪畫藝術家與這創作在其最高意態下如此相親，以致他將原來的一切陰暗氣質正那樣把捉住，將此徬徨奮鬥的英雄，副之以鐵筆的同樣的不寧靜。

迭那夸君，一位畫家具有不可否認的天才，也如少年人常使我輩老年人多事一樣，總使巴黎的藝術朋友和鑑賞者有事作，因為他們既不否認他的功勞，復不能以稱頌對待頗粗率的製作法，迭那夸君子此，好像在天和地，可能者與不可能者，最粗豪者與最精細者之間，完成了一種奇製，而且更在更遠之幻想的對稱間，逞其邁往的餘技，他彷彿感覺到很熟練，就像作着自己的事一樣。因此那榮耀的光芒，又稍轉陰暗，明確不移的精神，又被引入晦暗底世界裏，一個童話似的故事之古老情調，重復被激起。此外我們不敢說什麼，頗信仰這佳作的每個觀者，多少有我們同樣的感覺，而且

也願其得到同樣的滿足。

葛德論自著之淨土德

二 葛德關於第二部浮士德之言論

五十、抄自葛德寄釋勒的信，時一八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經過種種冒險，我今天早上纔回到耶那的靜境裏，便立刻有所嘗試，但却沒有做出點什麼事。很幸福的，是我在這八天內能把握住一切境況，你所知道的，而且我把我的「海倫那」也真寫到了她出台的時候了。但於今我的女主角情態之美如此吸引着我，使我感覺很沈悶，要先將這美麗化爲醜形。在已開端的劇情上建立一齣更加嚴肅的悲劇，誠然使我感到不小的興味；只是我將留心不再增加自己的責任，若因窘地履行起來，也已將生活上的歡樂之情減損了。

五十一、同上，時一八〇〇年，九月十六日。

你的來信所給我的安慰，以爲由于「純潔」與「奇事」相和合，絕不能生出一種完全可棄的詩之怪物來，我在經驗上也得到證實的，從這和合，便有希奇的現像出生，我頗爲歡喜的。

五十二、同上，時一八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近來我的「海倫那」又推進了一點點。計劃上的重要關鍵已經排好，因為主旨已得到你的贊同，所以我能以更佳的勇氣寫作成就。

這一趟我願收束身心，不向遠處望；但這點我是見到的，只是從這高峯看去，這整個的正確展望方能現前。

五十三、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二六年，六月三日。

其次，我還可以親密地向你報告：為着使我的新出版第一次發行有滿足的重量，我便重理一種重要著作底草稿，這是自從釋勒死後沒有理會過，而且倘沒有現在這種激動，也還是擱置于「天外之國」(in limbo patrum)裏的，我不加以延長，却只加以緊練。這當然是要突入最新的文學裏，然而無論是誰，也不克意想其怎樣。因這原來是設想要排解一種糾紛，我希望看到這激起很大的騷動。

五十四、抄葛德寄洪伯魯的信，時一八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這整個夏天我是在家裏度過的，靜靜地從事於我的著作繼續出版之事項。摯友！你記不記得

戲劇裏的「海倫那」，要在第二部「浮士德」裏出現的呢？從這世紀初時釋勒寫給我的信裏，我見到，我將開端給他看過，他曾懇切地勸我續成。這是我的一種最陳舊的草稿，基于傀儡戲故事，浮士德會要求糜非斯特非立斯，爲他引致海倫那與他結婚。我常時於此繼續寫下去，但這段事不能結束，一如時代之悠長，幾乎占了整三十年，從托羅亞（Troja）的滅亡起，直到密蘇龍畿城（Missolonghi）的克服爲止。這仍可算劇中時間的統一，在高等意態裏；地點與行動的統一，在通常意態下也曾精細考察過。這出之于這種標題下：

「海倫那」

古典之浪漫的

幻戲，

「浮士德插劇」。

五十五、抄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桌上放着一件封固的包裹。葛德將手擱在上面。「這是什麼？」他說：「這便是『海倫那』，送

給可達 *Outline* 付印的」。在這幾句話上頭，我所感到的多於我所能說的，我直覺這刹那的意義重大。因為像一條新造的船一般，第一趟入海，人們無從知道這將遇到什麼命運，一個大作家的思想著作也如是此，第一趟出世，將長久生影響，創出而且經歷各式各樣的命運。

「直到現在」，葛德說：「我總找到那上面許多小處，要加修改，補充。但終于這也必定够了，我現在感覺很愉快，這送往郵局，而我自己能以解放了的心靈作些旁的事。這任其碰牠的氣運吧！——我頗放心的，是德國文化現在高到幾乎使人難信，而人也無須恐怕這樣一種創作長久不被了解，或長此沒有影響」。

五十六、同上，時一八二七年，正月十五日。

我「耶克曼」將談話引到第二部淨士德，尤其說起「古代瓦普吉斯之夜」，只存其大要的，而葛德早不久告訴我，他想便將這簡略的草稿付印。我此時便設想勸葛德不這樣作，因為我恐其一旦印好，便長此仍其不完成。其間葛德也一定考慮過，他隨即講起這事，告訴我，他決定不將這草稿付印了。「這真使我歡喜」，我說：「因為我現在還有希望，你終於將其完成」——「在一季中」，

他說：「這也就做好了，只是那有這清靜工夫呢！時日於我太多要求；使自己特別分離，獨處，也很困難。今天早上世襲大公爵爺在我這裏，明天日中公爵夫人又來訪了。我當然尊重這種拜訪為甚高之寵幸，這使我的生活美化；只是這也勞費我的內心，我時常得想，如何在這斑高尚人物前總有新東西呈獻，怎樣尊嚴地應酬」。

「然而」，我說：「你去年冬天已將『海倫那』完成，那時你不比現在少麻煩。——」

「自然」，葛德說：「也行的，也必須得行的，只是很困難」。

「那已經是好了」，我說：「如果你有一個這樣詳細的計劃」。

「計劃當然是在那裏」，葛德說：「只是最困難的仍然待作；一切詳細寫下來也非常憑運氣。『古代瓦普吉斯之夜』要寫成韻語，而一切又皆要保存古代性質。作出這麼一種詩，不是容易事。而且還有對話！」

「這不也是和計劃一同想出的麼？」我問。

「自然是想好了那內容」，葛德回答說：「而沒有想出怎樣寫好。只請你想想，那一荒唐的夜

裏該說出一切什麼話！淨士德向勃洛色賓那說的，要說動她交出海倫那；這應是一番什麼言辭呀，要使勃洛色賓那自己也感動到流淚！這一切皆不容易作，也非常靠運氣，是呀，純靠一時的感興和心力」。

五十七、抄自葛德寄伊鏗的信（Iken）時一八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這裏不可不提，我想在復活節我的著作第三次發行時，可以分佈第二部「淨士德」的前幾幕，以便在各方面能返射一道新鮮的光明到「海倫那」上面，那在全劇中可視為第三齣的。

五十八、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的迫近的希望，在「密夏耶節」（註：Michael節乃九月二十九日）將「淨士德」的續著給你們，又因這大事落空了。設若這作品繼續下去不克指示一種雄豪闊大的狀態，設若讀者不須起乎自己而加以揣測，則這作品沒有價值。直到現在，我想，一位好頭腦與好聰明的人也够有事的了，設若他要把握一切潛注於這作品中的事物時，而你恰恰是這麼一個合式的人，因此到繼續出版之時，于你不會太長久。

第二齣底開端是成功了；這點我們要明白說出，因為若其不會成功，便不會寫下了。這上頭的問題，只看如何將第一齣結束，這第一齣那細微末節皆已想出的，若不是遇到這不幸，早已愉快地寫得清清楚楚了。這也只得歸之于眼前浮出的時光裏了。

（註：「這不幸」乃指大公爵卡爾奧古斯德之喪。）

五十九、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

今天飯後，葛德將「浮士德」第二齣底前一幕讀給我「耶克曼」聽……

「因為這立意佈局太舊了」，葛德說：「而五十年來我總在加以思考，便使內容異常充實，以致現在材料底去取，成了很難的事。第二部底起意的確是遠在五十年之前，像我方纔所說的那樣的。但直到現在我方將其寫出，在我更明白一切世事之後，這是與這著作有益的。在我，這好像有人在少年時有很多銀錢銅錢，而一生中只是更高價的兌換，以致終于在老年見到自己少時的積蓄，全成了純金幣」。

六十、同上，時一八三〇年，三月，七日。

我們都很高興，將各種工作和計劃談來談去。「人自處于孤獨是不好的」，葛德說：「孤獨地工作尤其不好；設若要成功什麼事，正須要分勞和激勵。我的『阿示列伊斯』(Achilleis)和許多抒情詩，是得感謝釋勒的，這方面他總是策動我，而我將『浮士德』第二部寫成，你也可以居功。這點我時常和你說過，但我必須重復說起，使你知道。」——我聽了這話非常歡喜，感覺中，惟願這很確實。

六十一、同上，時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三日。

與葛德同桌進餐。他和我談起，他正繼續寫『浮士德』第四齣，而那開端，是如他所願的寫成了。「凡應該發生的」，葛德說：「你知道我久已想好，只是怎樣寫出，我還感覺不十分圓滿，現在我頗喜歡我生了些好思想。現在我將這全部空白，從『海倫那』起，直到第五齣完結，都想出了。我將寫下一詳細的綱目，然後我能以純粹的愉快和安定著作起來，而且先動手那些最使我高興的節目。這一齣却另有其特殊性質，以致牠好像一個獨立的小世界，與其餘的不相接觸，只在整個上於前者與後者有種輕微的銜接而已。」

「然則也完全與其餘的性質一樣吧」，我「耶克曼」說：「因為根本歐北和酒窟，妖精丹廚，石山，議會，假面舞蹈，紙幣，實驗室，古代瓦普吉斯之夜，海倫那，皆算獨立的小世界，自成一個體，雖相互影響，然關係到底輕微。于詩人，大概只是表白出一多方的世界，他利用這著名的英雄故事徒然作一根貫串的繩索，以便在上面串起他所喜愛者。其實『阿狄賽』（Odyssee）和『希耳柏拉斯』（Gil-Bias）等著作也沒有兩樣。」

「你講的正對」，葛德說：「在這麼一種結構上，只求每個小集體明顯，有意義，而當作整個，這永是仍其不可測量，又正因為這緣故，如同一個未經解釋之謎題，招引人們反反覆覆釋讀」。

六十二、全上，時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葛德叫將訂好的新『浮士德』拿進來，我頗驚奇這稿本的份量，眼前是很厚的一大本抄稿。『這是一切我在這里六年間所作成的』，我「耶克曼」說：「此外還有旁的許多，這期間所作的，你還只能費上很少的時候。看來一樣東西怎樣長大了，只要人不時加上一點點功夫」。

「人尤其相信這一點的，倘若是人老了的話」，葛德說：「在少年時，人以爲一切皆要一天作

成。倘若幸運於我湊巧，而且以後我身體無病痛，則希望在明年春間將第四齣寫成許多。這一齣，你知道，也是久已發明了的；徒以因為一切其餘的在寫成時皆已過分的提高，現在只能從舊發明裏選用最普通的材料，于今必須以新發明將這插段提高，使之與其餘的各部分相稱。

「在這第二部中」，我說：「比第一部顯出更豐富的世界了」。

「我也這麼想」，葛德說：「第一部幾乎純粹是主觀的；一切皆從一有偏執偏見，而情慾激烈的個人出發，那陰暗也許于人們很相宜吧。在第二部則幾乎全沒有主觀的什麼，這裏顯現的，是一更高，更遠，更澄明，更無癡情的世界，誰要是還未嘗在世間有所獲得，未嘗有所經歷時，不會知道怎樣開始讀這一部書的」。

六十三、抄自葛德寄邁爾的信，時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日。

那總是稀奇的，這和一切分離的，半是反抗的，半是退隱的自我主義（Egoismus），怎樣去穿行各種活潑的行爲。

我的自我主義，我只得承認，已歸到創作底最深處去了，而且將至今足有四年重新嚴肅執着

的「淨士德」第二部，在中間整理好，補綴了許多重要空白，從後面起，從頭到尾，將現成的結合成一塊了。其間我希望，能成功將一切前者和後者底差異泯除。

我久已知道，我要寫的什麼，甚至怎樣寫，若干年來將這懷藏着如同一個內心裏的神話一般，但只寫下了一些零星章段，不時較使我樂意的。現在這第二部，不能而且不應像第一部那樣零碎了。在這上面理智成分更加濃厚，一如人們可在已印就的部分上面見到的。誠然這終于還要有一種強有力的決定，將全部合併整理，庶幾能在一個教育高深的人物底眼裏得以站立得住。因此我堅決確定，這在我的生日前得完成。而且也一定這樣的，全部在我面前，我只有一些小處得修正；從此便將其封好，任其增加其餘各卷的比重吧，無論其怎樣。若這書仍尚包含有充分的問題，如同世界史和人類史一樣，最後解決的一問題永是重複引起另一个新的待解決的問題，則這書也一定能娛悅那種人，了解容色，招引，和輕微的暗示的。他且將尋到多於我所能給與的。

這麼，現在是一個沈重山石拋過山巔滾下那面去了。同時還有許多在我身後，重複要求遷進，以此完成這樣一句舊話：「這樣的勞苦竟是上帝給了人類的」。

六十四、抄自葛德寄洪伯魯的信，時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關於我的「浮士德」，有許多抑又很少的話可說，剛剛在適宜的時候，我想起了這樣的詩句：

「若你們自作詩人，

則詩便來指揮你們了。」（註：此乃舞臺序幕中句）。

由於一種祕密心理的轉移，也許這是值得研究的，我相信自己已昇到某種創作程度，便是以完滿的知覺，寫出我自己現在還認可的作品，而也許並未能在這波流中游泳的並且也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和其他的散文家所歸之於某種狂情的。其成就之困難，在於「浮士德」第一部，那印好的各部分也許會使你略為注意到的吧，五十年來在其目的和材料方面皆曾想透了，却因這種或那種情況于我合式的，零零碎碎寫成，但在整個上還留着不少的闕陷。

現在理智色彩在第二部比在第一部裏的要求還要增加，在這意態下應該更使其迎合多理智的讀者，然而仍尚有過渡處須要給他補充，纔能令他明白。某一些闕漏底填補，于歷史的及美學的連續性是必需的，我一直補綴下去，要到終于以為值得這樣呼喊：

「閉住灌溉的渠流吧，

草原浸潤的够了。」（註：此乃維吉爾（Virgil）之詩。）

六十五、抄自葛德與波阿色列（Sulpiz Boisseree）談話紀錄，時一八一五年，八月三日。

於是他「葛德」談到了「浮士德」第一部是以格列特與之死結束了，今茲又須間接的從頭開始；而這也頗是困難的，猶之畫家要另用手法，另用畫筆，而今茲所創出的，又不能與前者雷同。我「波阿色列」便回答說：這是無疑的，另外一人當然要置於另一地位，正如早先作家之于其舊作品。——葛德說：「這我是承認的，許多已經寫成了。」——我便問那結局。

——葛德：「這我是不說的，也不敢說，但已經是作成了，寫得非常冠冕堂皇，是最好的時候裏創作的。」——

——「我想，魔鬼總是不對的吧。」——

——葛德：「浮士德起初與魔鬼訂下了一個條件，一切皆從此推衍出了。」

六十六、抄自葛德與舒巴物 (K. F. Schubarth) 的信，時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三日。關於「獻詞」和「序幕」，你所說的是無疵的；但你于第二部「浮士德」之揣想，及其解決的推測，使我感觸。人之迫近于理想，且終于將自己融洽其中，你感覺的非常對；只是我的處理法將自取其獨有的路，而且世界上也還有許多高華的，真實的和幻想的錯誤，這可憐的人可于其中自失的，比在平凡的第一部中所發生的更華貴，更尊嚴，更高尙。

我們這位朋友浮士德，他得在這些錯誤中掙扎出一條路，若在我少年時的寂寞中，這我可以憑空寫下的，不過這在人世底白晝看去，可是像一種譏嘲文字了。那出路，你感覺的很對的。糜菲斯特非立斯只可勝他的賭賽的一半，設若另一半罪過仍存留在浮士德身上，那這裏立刻便來了上帝底赦免，爲全部最爽朗的歸結。

這方面你又使我活潑地推想，使我歡喜將來還要再給你寫信。

六十七、抄自葛德與黎末爾談話的紀錄，日月不詳。

提香 (Titian) 那大畫家，那少年時知道具體的摹寫的東西，在老年時只抽象的描出，例如

畫天鵝絨，只作出那意致：——這軼事，葛德常引以自况，向我「黎末爾」說的。

六十八、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紀錄，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這裏便是開端，因為你認識我，所以你一定不會完全在我從來的溫和態度裏驚怪的！這是，好像一切皆隱藏于妥協的外衣下。若設想，在第二齣末尾有何種恐怖奔湊于格列特與，以及這如何的回復震蕩着浮士德的整個心靈，則我除了將這英雄，如我所作的，完全僵化，而且視作已經毀滅了外，不知更怎樣作；更從這種好像死去了的情境裏，再引燃新生命。於此我必須從那些慈善的，有威能的精靈方面打主意，像民間流傳下的那些樹精花妖的事物，便可供我利用了。（註：樹精花妖原文作：Häubgen乃德國故事中一班代表大自然之精靈。）一切皆是同情和最深的慈悲。這裏不開法庭，不問他應不應受這種罰，如人間法庭上所作的。在樹精花妖們，這種事便不成問題。于牠們，不論人是一位聖者，或是惡人，沈淪于罪惡中的，皆算是一樣，「不論其為聖善，為邪惡，不幸的人使牠們哀矜」，於是這班精靈以妥協的方法作速前行，意中沒有更重要的事，除了以一種深深的酣睡，使人將經歷的過去裏一切恐怖遺忘：「先將人沐浴于忘川之水」（註：Lethe，「忘川」，乃希臘

故事中陰間界之河流，死人之靈魂一飲此水，則盡忘一切生前事。

六十九、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二七年，五月，六日。

我「耶克曼」提起，我彷彿覺得，「浮士德」的第二部前幾幕中，那以三行詩作成的燦爛的日出之描寫，或者是出自釋勒氏泰爾劇中「四林湖」自然印象的回憶。

「我不否認」，葛德說：「這觀念是從那裏得來的；設若未會有那奇麗風景的新鮮印象，我幾乎未能設想那些三行詩的內容。但這也是我從泰爾處的金子爲我鑄成的一切。（註：Tell-Lohs Itästen 卽指威廉泰爾 Wilhelm Tell 的故事，釋勒會寫爲劇本）。其餘的我皆讓給釋勒了，我們知道，他曾以之作最好的用途的。」

七十、全上，時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是我們想起那大的「快樂節」（Karnaval）一段，若搬上舞臺出演，其可能會到什麼程度。我便說：「這好像比那泊爾（Neapel）的市集還大一點點呀！」

「這需要一座很大的戲院」，葛德說：「幾乎不可思議的」。

「我總希望還能看到的，」是我的答覆。「我尤其歡喜智慧牽引的那些大象，勝利在上面，恐懼與希望皆用鍊子牽在旁邊。這仍是一種比喻，不容易更好的作成的。」

「在臺上，這還不是第一匹象呀，」葛德說：「……但整個太浩大了，而且所須要的一個導演者，是不容易找到的。」

「……設若一切皆加以表演，」我說：「如你所設想的，觀眾一定會愕然坐在那兒，自認其缺乏心智和意識，不克莊嚴地領略這種現像底豐饒。」

「就是吧，」葛德說：「拋開觀眾吧，我不喜歡聽講起什麼觀眾。最重要的乃是，把這寫下纔好；一任世界以此做作，儘其好的做，而且利用牠，只要有能力利用牠的話。」

「我們接著又談起童子駕御者。」

「浮士德之藏在勃魯安斯(Pilatus)的面幕裏，糜菲斯特非立斯之居于貪慾的面幕下，你一定察覺了的。但裝扮駕御者的童子又是誰呢？」

我遲疑，不知作答。

「便是阿菲里雍呀！(Euphorion)」葛德說。

「但這怎麼就能在『快樂節』裏出現呢？」我問：「他在第三齣方纔產生的？」

「阿菲里雍，」葛德回答說：「不是人世的，却只是一個比喻的人物。他代表着詩，不與時，地，人物相聯的。這同一精靈，後來變作爲阿菲里雍的，現在以童子駕御者出現，在此如同精靈一般，無所不在，時時可以出現的。」

七十一、全上，時一八三〇年，正月，十日。

今天飯後歌德使我「耶克曼」非常愉快，當其爲我誦讀浮士德到老母們那裏去……的幾幕。我當然聽清楚了這裏所表現的，而且很舒適地感受了，但還有許多處所使我疑惑，使覺得不能不請葛德稍爲說明一下。但他，依然是平常那態度，自藏于祕密裏，瞪着大眼睛望我，反復說出這一句話：

「老母？老母？這聽來如此稀奇——」

「我此外也不能將祕密告訴你了」，他繼續說：「除了告訴你這是從勃魯塔那裏得的，（註：

Plutarch 紀元第一世紀時希臘文人。希臘古代曾以母親爲神祇的。這便是我得感謝從流傳上引用的一切，其餘的都是我自己的發明。」

七十二、全上，時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六日。

我們談起巴卡勞列烏斯〔Bakkalaureus〕即大學畢業士之意。這人物我說：「在他不是意在指某一輩理想哲學家呢？」

「不是的」，葛德說：「他是代表傲慢，尤其是青年所有的，在我們的自由戰爭後初幾年，這方面我有顯然的證據。而且每人在青年時，大抵相信世界是同着他們纔開始的，一切也皆是因他的緣故而存在的。而且東方曾經的確有過這樣的人，每天早上將他的人民聚集，直到他喊太陽出來後，然後放他們去作工。但這點他是聰明的，發出命令之時，正是太陽真昇到了某一點，要照耀的時候。」

七十三、全上，時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今天飯後，葛德爲我讀「浮士德」第二齣的第二幕，正是講糜菲斯特非立斯走到瓦格勒那

裏，他正用化學的方術造成一個人。那工作成功了，邵孟鳩路斯（Homunkulus）在瓶子裏出現，是一件光亮的東西，而且同時就活動。他謝却瓦格勒問的許多關於不可知的事物的問題，論理不是他的事，他要活動，而他的第一事便是我們的英雄浮士德，在其僵木的狀態裏正需要一種高等助力的。當作一樣靈物，能透視明白一切現狀的，邵孟鳩路斯看見了睡着的浮士德的內心，怎樣浮士德正美妙地夢着列達（Leda），她怎樣正在幽勝的風景處沐浴，為天鵝所親近。當邵孟鳩路斯將這夢說出，在我們的心靈前便顯出最動人的圖畫了。但糜菲斯特非立斯見不到這幻象，而邵孟鳩路斯便嘲笑他的北方性質。

「根本」，葛德說：「你可以看到，糜菲斯特非立斯遠不如邵孟鳩路斯，其精神之清楚相同，但其向美向必須的活動之傾向，遠超過他之上了。此外他還稱他為表兄；因為這樣一個靈物如邵孟鳩路斯，雖然已完全化為人形，而不能因此減其靈明，受人形的限制，則只得算入魔鬼道中去，因此二者之間，便有種親屬關係存在。」

「自然」，我說：「糜菲斯特非立斯在此好像是處于隸屬的地位；只是我不禁也起了這種思

想，他于邵孟鳩路斯的化生，暗中也生過作用的，一如我們至今所認識他的，且如他在『海倫那』中，常常作在暗中起作用的人物出現。於是他重複整個顯出，而且在他那高出的寧靜中，能在小事上去容忍它人底本領，而不加嫉視。

「這情況你感覺的非常對，葛德說：「是這樣的，而我也思索過，當他到瓦格勒那裏，而邵孟鳩路斯正在變化中時，是否要有他唸出的幾行詩，使讀者明白他的共同作用呢。」

「那當然是無傷的」，我說：「但這其實已經指明過，當糜菲斯特非立斯在這幕用這樣的話作結：

『終於我們須依靠這些創造物，

我們所作的。』

「你對了」，葛德說：「這幾乎于注意的讀者已經够了；其間我總要還想加上幾行詩句」。

「但是」，我說：「那結句是偉大的，不容易想出的呀」。

「我想」，葛德說：「這够人一陣子尋味。一位有六個兒子的父親是失去了，一任他取什麼態

度，隨他的意。還有國王和大臣們，將許多人置于高位的，任其從經驗上於此思索思索」。

這時浮士德作着的列達的夢，又湧現於我的心頭了，在心裏我以為這是結構上最有意味的一處。

「真稀奇」，我說：「在這種著作裏，怎樣各小部分彼此相聯屬，相互影響，而又彼此相完成，相提舉。由於這第二齣裏列達這夢境，後來的『海倫那』纔獲得實際的根基。那裏時常講起天鵝和天鵝所生的，但這裏出現這動作本身。倘若人懷了這種情景的感覺上的印象，後來讀到『海倫那』，則當感覺一切多麼明晰，多麼圓滿地顯現呀？」

葛德以為我這話對，好像我提起這很使他歡善。「你也一定能發現」，他說：「便在前面這幾齣中，古典的浪漫的就已和合，表現出，以致這像上一座階臺似的，昇到『海倫那』那裏，然後這兩種詩的形式顯然突出，而且得到一種融和」。

「法國人」，葛德繼續說下去：「現在也開始正確的思考這關係了。他們說：『古典的和浪漫的，都好，而且一樣，只要人能以理智運用這兩種形式，且能運用的優越。在兩種形式中人也可以作

的荒謬的，則這種或那種一樣少用處」。我想，這是合理的，是好話，可以使人平靜一下子」。

七十四、全上，時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我「耶克曼」……心靈上又現出了「浮士德」，我又想起了邵孟鳩路斯，而且要怎樣將這一角在戲臺上清楚地表出。「倘若人看不見這位小人物」，我說：「則一定要使其見到瓶子裏發光的東西，而他要說的那些重要話，應該如此白出，不是小孩能說出的」。

「瓦格勒」，葛德說：「不應使瓶子離開手，而說話的聲音，應該好像真從瓶子裏發出的。這一角好像是要用一個能用肚子說話的人，像我從前聽到過的，來表演的，但它却當然要令觀衆們不能瞧見的」。

七十五、全上，時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們談起雪林 (Schelling) 底「秘密神道」，談話又歸到「古代瓦普吉斯之夜」這一幕，和這一幕怎樣與第一部的佈洛鏗山中那情景不同。

「第一部中的『瓦普吉斯之夜』」，葛德說：「是專制的，其間魔鬼到處被尊爲特出的元首；

但第二部中的『古代瓦普吉斯之夜』，是共和的，一切皆在寬面並排而立，這一人底重要和那一人一樣，沒有誰隸屬於誰，關心于誰。

「還有」，我說：「在古代的那一幕中，一切皆區分為輪廓顯然的個人，而在德國的石山上，每個人物都融合為妖精一道。

「因此」，葛德說：「當忒孟鳩路斯講起帖薩里亞（Thessalien），希臘地名）的妖精時，糜非斯特非里斯也懂得這所講的是什麼。對於一位希臘古典的識者，『帖薩里亞的妖精』這名稱也許能使他起些思想；在無學問的人，這只是一空名詞而已。」

「古典」，我說：「于你應該是特別生動呀，將那些人物如此新鮮的重復引入生命，而且像你所作的，將他們運用的驅使的這麼自如。」

設若我未曾畢生研究造形藝術」，葛德說：「這在我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其間最困難的是，在這種大豐富中能把住限度，而且將凡不與我的主意相合的人物，均皆謝却。這麼例如我沒有引用冥變陶樂斯（Minotaurus），和哈彌衍（Harpyen），以及其他幾位怪物」。

「但你使那一晚上現出的」，我說：「皆如此相聯屬，如此分列，使人容易而且高興納入想像力，將一切樂于幻成一幅畫圖。畫家常然不會輕易放過這種好材料；我尤其喜歡的是，看到糜菲斯特非立斯在海怪（Phorkyaden）那裏，在側面試戴那著名的假面具」。

「這裏面藏着一些趣事」，葛德說：「以後或久或不久，世界上的人們會以各種方法利用牠們的」。

七十六、全上，時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凡其中『古代瓦普吉斯之夜』後頭發生的，我皆取之自特殊底對象，而出之以平凡，以致這雖與讀者不無關係，然而沒有人能體會這實際的意思在那裏。我曾致力於將一切置于明確底輪廓裏，在古代的意態下，不使有空泛的不定的情形發生，那同于浪漫派的作法的情形。」

「於今世界上所到處談起的古典的和浪漫的詩的道理」，葛德繼續說：「而且引起很多論爭和隔閡的，原來是出自我和釋勒。在詩中我有極端客觀的處理，便以為是這就行。而釋勒，完全主觀地創作的，以為他那辦法是正宗，因為要反駁我，便寫了他那論天真的與傷感的詩派的論文。他

指明，我自己也是浪漫的，雖非我的本意，而我的『伊非幾尼』(Iphigenie)，由于感覺的支配，不是也許如人所想的那樣古典的，在古代意態中的施列格 (Schlegel) 兄弟把住了這思想，加以推廣，以致於今這伸張到全世界，每人都談起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而五十年前，這是沒有人想過的」。

七十七、浮士德釋文，(第一二三節)，時一八二六年，六月十日。

海倫那，古典之浪漫的幻戲，

浮士德裏的插劇。

要像根據舊的關於浮士德故事作成的傀儡戲一樣，在我的悲劇第二部中，應該將浮士德的勇猛表現出，他以此欲得那最美麗的女人，如流傳神話教示我們的，希臘最美的海倫那。這於是不能因石山的同伴，更不能由北地的醜惡的妖精和與吸血鬼近親的衍栗阿 (Enyo) 致得之，却是，像在第二部中一切皆居于較高尙較尊貴的地位，要直接求之于帖薩里亞山谷間鬼魂似的智術之女 (Sibyllen)，然後以奇離的方法終於使陰間世的女主佩雪芬 (Persephone)，允許海倫那

還到陽世間，而且有條件，她之重樂其生，不能離開斯巴達本土（Sparta），而且還更有條件，一切其餘的事，以至獲得她的愛情，皆要用人間的方法；以幻想底導引却是嚴格禁制的。

這插戲是和全部的第一次屬稿一直計劃好的，而且時復將其開展與完成思考過，然而我幾乎不能說出其所以然。我只說起，在一八〇〇年與釋勒的往來信札中，有以此為一種嚴肅作下的工作的記載，其間我還記得，不時因我這位朋友底敦促，又着手做，長久已來，這和許多我早日做過的事一樣，重複記憶起。

七十八、抄自葛德所寫文學散文之一，時一八二七，三月或四月間作。

於是我們說出這願望：願他〔興立希斯（Hinrichs）〕同樣贊許為我們所表白的浮士德與海倫那的愛情關係，這關係，比從前的是出現于更自由的藝術境界，而且指示到更高尙的意志的。從前那關係，毀于誤解的科學，平民的無識，習俗的錯亂，迷信的狂醒，這種種荒謬裏，而且只能因由上面來的一道靈風，這靈風更與那對善及對正當的事理的自然感覺為緣的，纔得以為天國底而得救了。

七十九、抄自葛德和奧古斯特葛德 (August von Goethe) 及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小葛德讀了他父親底「海倫那」，說出了許多自然理解之意見。關於那在古代意態裏作成的一部分，看來他明顯的欣賞，至若另外這歌劇似的浪漫的一半，可見到他讀的沒有精采。

「本來你是對的，這是一樣特別東西」，葛德說：「人不能說合理的便是美的；但美的往往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應該是如此。古典那一部爲你所欣賞，因爲牠容易了解，因爲你周覽到各個部分，因爲你的理智和我的合得上。在後面這一半，當然用了各式各樣的理解和理性作成的；這便難讀，而且需要一點研究，然後能合得上這作品，然後能以自己的理智重復尋出作者底理智」。

八十、抄自葛德寄切特的信，時一八二七年，七月。

你關於「用語法」(Diction) 上的話，在我未嘗不知。倘若常人例如要稱讚某一戲劇詩歌，總是說：這有很漂亮的詞句；但實在說的是什麼，則人很少注意到。在「海倫那」這裏，平常其實是
非常明白的幾個人，大抵只賞識三四個新詞句，也許私下還想，如何也作得出這種詞句。這一切自

然不能抵敵一個在六十歲時已經著名的作家；但從來沒有像這樣難堪的，人有這麼少的讀者，而又有這麼多注目者和尋伺者，只注意用語法的，因為他們想：倘若是這樣說，便已算作成了些什麼，即算所說的沒有內容時。

八十一，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七年七月五日。

「凡我「耶克曼」愈是多讀拜崙（Lord Byron）底詩，我繼續說：「愈是驚歎其才之大，而且你作的很對，對他在「海倫那」中樹了愛情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

「當作新詩時代底代表」，葛德說：「我不能用旁人，除非他，無疑的是要視為這世紀中最偉大的天才的。此外，拜崙既不古典，復不浪漫，却是和今代一樣。這樣一個人我是必定要的。此外，因他那不滿足的氣性和好鬪的傾向，以致毀于密蘇龍的，也非常相合。寫一篇關於拜崙的文章，不方便而且不宜，但偶爾提到他，加以敬仰，我以後不會放棄的」。

一旦講起了「海倫那」，葛德又大談下去。「那結局」，他說：「從前在我意思裏完全不同，我會以各種方式將其結構出，有一趟還非常好；但我這不泄漏給你們聽了。以後這與拜崙和密蘇龍」

「幾一道，於是我便放心把其餘的一切放棄。但你一定注意到了吧，合唱者在輓歌中所說的話却完全與當時的劇情不相合了；他從前一直保持古典態度，從來不否認其女性氣質，但在這他一下變得非常嚴肅，極反省的，而且說出一些事，爲他未嘗想過，而且未能思想過的。」

「當然」，我說：「這我注意到的；自從我見過魯彭斯（Rubens）畫的山水中重複底陰影，自從我懂到文藝虛構之意義，這種地方不能使我迷疑。這種小矛盾之類，在因此而達到的高尙的優美上，不足注意的。歌一定得唱起來，而沒有旁的唱者在旁，所以必定由女子們唱。」

「我只奇怪」，葛德微笑地說：「德國批評家於此會怎麼說；是否他們够有自由和勇邁，在此超脫一點。在法國人們，理解是它們的障礙，他們一定不會想到幻想亦自有其條理，不能而且不應以理解力去理解的。設若因幻想力不能幻造出些在理解上永遠存疑的事物來，則不算什麼幻想力了。這便是詩與散文底區分，在散文，理解是，可以，而且必定是常存常在的。」

八十二、抄自葛德與穆勒夫人（Fr. von Müller）談話的紀錄，時一八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海倫那」裏最後的合奏比其餘的更爲完足，因爲每隻「交響曲（Symphonie）」總使各種樂器以同一音調美妙地完結的原因。

八十三、抄自葛德與伊鏗（Ikra）的信，時一八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先讓我來表白這番愉快，因你加于「海倫那」的同情所給我的。在我們祖國的優秀人物之高等文化上，我自然能等待這種稱讚來襲，單是這種希望與期冀的滿足，也總仍是最優美最必須的事。在這種展望中，我已將這久已想下久已準備的著作完成，而且將時間和精力的消費，由於堅執這一點，在工作期中也算入我的利益以內。我從來不疑惑，那班讀者們，我爲他們而著述的，將立刻把捉住這描寫的主旨。這是時候了，古典派和浪漫派中間感情的隔閡終於融調。我們之自加陶鑄，是主要的要求；從何而自加陶鑄，都是一樣，只要我們無須懼怕照假模型學壞了樣。對希臘與羅馬文學上與文學中的更高遠更純淨的瞻視，脫出了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僧侶的野蠻，使我們感謝的。在這高處出發，我們豈不是學到了估計一切事物真實的「物理之美」的價值麼，最新和最舊的？

在這種明顯關係的希望中，我在起草「海倫那」時，便一直作下去，既不顧及任何羣衆，復不思及任何讀者個人，我以為，有誰能輕易了解，而且把握住全部的，也將以親切的耐心漸漸融會各小部分。一方面于語言學者沒有什麼秘奧，他甚且將欣賞這重甦的古事，爲他所熟知的；另一方面一位感覺者也將穿透這裏那裏愉快地隱伏着的：

(*Elensis servat quod ostendat revisentibus*，耶洛西斯城只向時來問道者啓示牠的
秘密)。

而且這將使我欣喜，倘若因這書中的秘密而也使朋友們有常時往復研究此書的緣由。(註：耶洛西斯乃希臘之一城，位于雅典之西北，乃秘密神道之淵藪)。

八十四、抄葛德寄克列伯 (*Knebel*) 的信，時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敬愛的朋友，這於我是非常仁惠的，當我聞到我的最老的最高貴的同時代的人，也研讀「海倫那」，因爲這著作，許多年來的產品，現在一樣使我驚奇，如我那斯特恩的花園中的高樹，那比這部詩稿還年幼的，也長到如此大了，以致自己作下的真東西，好像也是奇離的，難信的，不可思議的，

不可領略的。

從我與釋勒來往信札裏，看到他在這世紀初便已知道這著作，而我有時於此懷疑時，他曾鼓勵我在其中續下去。

這樣，這便一直長到最新近時代裏來了，而且在不久也真是結束完竣。因此，這經驗與回想底堆聚，集于主要的一點而生成爲一樣藝術品者，雖則是一貫的，也難於一回覽盡。

正當的接受牠的方法，閱覽之，欣賞之，便是你所選擇的那一個，即去和一位朋友同讀。大概每一種普遍的觀察最有效用；因爲一種詩著既是爲許多人寫下的，便也要有多人加以接受，因其有許多方面，所以隨時要多方面加以觀察。

唯願與你同讀此書的朋友將他記下的思想通知我，這將使我歡喜而且感激，也許還在這點那點回答說明。這裏我末了只說這一點：主旨是明顯的，而且全部也很清楚；各小部分也是如此，也將如此，倘若人不將各部分分別觀看或解釋，却以之與整個相關聯而加以融會。

八十五、自葛德與克勞令（O. Kraunkling）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八年九月一日。

「海倫那」是一部五十年的腹稿。有些發端于我寫「浮士德」的起始時日，其他的則創于我生涯中各個時分。當我欲將全體散瑣作品鑄成一個樣型時，我幾乎不知道怎樣動手纔好。終于我一下明白了，我知道：這只能如此，不能另外一個樣兒了？

八十六、抄自葛德與耶克曼談話的記錄，時一八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其中包括了全部古事」〔在『海倫那』中〕。我說——

「是呀」，葛德說：「語言學者在上面一定够有事做」——

「古代那一部分」，我說：「我不願慮，因為其中包括最詳細的描寫，各個體最明確地開展，每一事皆表現了其應表現的。只是近代浪漫這部分，非常難讀，因為這後面隱藏了半部世界史；這浩大材料的處理，只是隱約的，使讀者太費考慮的」——

「但是」，葛德說：「一切皆仍是有意識的，而且如果搬上戲臺，一切皆很悅目。多的我也未嘗想望。只要是觀衆于此現象能生歡喜；于老成人則這戲劇的高尚意識自然隱不過，一如在「魔笛」(Zauberflöte)及其他的事上一樣」。

「這」我說：「在舞臺上將給人一個非凡的印象，以悲劇始，而以歌劇終。但這也仍然有些關係的，去將這些人物的偉大表現出，說出這些高貴的言詞和詩句」。

「第一部」，葛德說：「需要第一流悲劇的藝人，一如以後在歌劇這一部分，角色皆要以第一流歌女充當的。海倫那這一角，不能由一位女藝人充當，却應由兩位偉大女主角演出的。因為很少有一位歌女同時又能作悲劇的主角，而有充分的意義」。

這整個，我說：「在裝飾與衣着上必定有極華麗極多方的觀瞻，我不否認我真高興，看這在舞臺上表演。只要有一大樂曲作家編出音樂來？」

「必定要有人」，葛德說：「像邁耶伯爾（Meyerbeer）一樣久居于意大利的，在德國的氣質上，加上意大利的風度。但這種人終于找得到的，我不疑惑；我只高興我將這脫手了。想到那樂者不再入陰間界了，却在歡喜的地球表面歸于原態，我實在感覺歡喜」。

八十七、全上，時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柔弱是我們這世紀底一個特徵……畫家，自然科學家，彫刻家，音樂家，詩人，一切很少有例

外，皆弱，而且在多數人中，並不見比這好」。

「但是」，我「耶克曼」說：「我還沒有拋棄這希望，看到有人爲『浮士德』編出適當的音樂」。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葛德說。「那盪漾的，拂逆的，可怖的情緒，其中有些處所要包含的，與時代相反。這音樂必須具『唐棗』（Don Juan）那樣的性質；穆札特（Mozart）應該爲『浮士德』編曲的。邁耶伯爾也許能爲，只是他不會弄這種工作；他太與意大利的劇場相糾結了」。

八十八、全上，時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

葛德今天示我「耶克曼」以「浮士德」至今尚缺着的第五齣底開端。我讀到那一段，講小屋爲菲列蒙（Philemon）與包吉斯（Baucis）所焚，而那晚上浮士德正站在他宮裏的涼台上，嗅着一陣輕風送來的烟氣。

「菲列蒙和包吉斯這名稱」，我說：「將我置身于菲立畿的海岸邊，而且使我神往于那古事，中著名的一對人了；但我們這情景在新時代中出演，而且在基督教的地域裏」。

「我的菲列蒙和包吉斯」，葛德說：「與古事中著名的那對人物及與之相聯的神話，沒有關係。我給這兩個人這種名字，是欲使這種人物特別顯著。這皆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情景，因此相似的名稱，作用特別出色」。

於是我們談起浮士德，怎樣他那氣質的遺傳，那不滿足之感，到老還沒有拋棄，而且在世界上一切財寶及自創的新國土中，因非他所有的幾棵菩提樹，一隻小屋，一口小鐘，而生煩惱。於此他未始不像以色列的國王阿哈布 (Ahab)，他妄想他毫無所有，倘若他也不得到那坡特 (Naboth) 的葡萄山園時。

「浮士德，像在第五齣中出現的」，葛德說：「在我的原意應該正是老到一百歲了，我還不分準確，是否合宜，將這在任何處所指點出」。

我們於是又談起了那結局，葛德便使我注意下列這一段，這段詩是這樣的：

「得救了，精神世界裏的高貴份子，

自罪惡之中，它得救了：

有誰永是奮闕以自勞苦的，

我們能够將其救贖，

甚且從上面來的慈愛，

將施于其身，

福樂的天國羣衆遇到了它，

向它至誠地歡迎。」

「在這詩裏」，他說：「便包含了浮士德得救的關鍵：在浮士德本人，一種愈趨于高尚，愈歸于純潔的行爲直到末了，從天上面又有爲他的助力的永久愛情。這十分與我們的宗教觀念相和合，照宗教觀念看來，我們不徒然因自己的力量而幸福，却也因增錫的天神的慈愛而幸福的。」

此外你將承認，那末了，得救的靈魂昇天，是非常難寫的，而我在這種超意識的，幾乎不可想像的事物上，很容易失之于空泛，倘若不是輪廓顯然的基督教會的人物和思想，給了我的詩的創作以恩惠的有限際的形式與固定時。」

八十九、抄自葛德與波阿色列的信，時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自從我有幸福，將我的「浮士德」結束而且封好，使之，無論其怎樣吧，寧靜擱下幾年，我便又歸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中了……

因為現在我還瞧見眼前只有一張空紙，我便寫下一點偶爾想起的事吧。

當我將寫完的「浮士德」封好的時候，我仍是不十分高興的；因為我定要想起，我的最敬愛的普通與我情投意合的朋友們，不能立刻有這趣事；在這些立意嚴肅的笑談上歡然數小時，而且明白，什麼是多少年來在頭腦意識中轉動的，直到終於成了這樣式。甚至當作要韜光含晦的詩人，我也懷疑，當我將直接的親近的助力謝却。而我的安慰却是，那班我與之為緣的人們，皆比我年輕，在將來他們的時代中，必在這為他們準備的留下的著作為紀念我而欣賞。現在為完全補滿這空白起見，讓我還寫下一小故事。

我曾經旅行過軀林根 (Thuringen) 的一個鄉鎮，便問人這過路有沒有值得一看的東西。我便得到肯定的答覆，和消息：在不久在這墓地裏建起了一塊極美麗的紀念碑。我更窮究其事，便聽

說：那位建立這碑的善人，在五十年前已死去了，在遺囑上却規定了一個可觀的數目，且得加上五十年的利息。這時期過去後，他的後嗣應請一位當時的著名藝術家爲他用這錢建立一塊紀念碑。這於今成就了，每人都去訪這位善人底墓。我便隨時去瞻仰，覺得那碑與古代的趣味相近，設想很巧妙，製作很精工。於是這位善人，其實並不是爲的聲名，却不過爲的是可以作一個愉快的紀念的，也實際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九十、抄自葛德寄洪伯魯的信，時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七日。

完全無問題的，這將使我生無限的愉快，于我的一班貴重的，深可感激的，遠散各方的朋友，在生時貢獻這一部非常嚴肅的趣事，告知，而且聽他們的答覆。時下實在是如此矛盾紛亂，使我相信，我這在此稀奇的製作上篤實的長久追尋的勞役，將得到薄劣的報償，而且如一條破碎船飄到沙岸，成廢堆聚，爲時光的沙磧，漸次埋沒下來。趨入錯亂行爲裏去的錯亂學說，瀰漫這世界，而我也沒有更緊要的事作，除了將我之爲我者與我之所存者，儘可能的抬高，而且將成的特性更加純鍊，亦如你，尊貴的朋友，在你的堡壘上也實行的。

九十一、殘稿之九十七，一八〇〇年四月或五月（？）。

宣告

這作品是介紹於最優秀的人們，

德國人士明哲地加牠以裁判，

而且我們很願將這話重複宣稱：

惟有讀者底讚歎纔能給與牠以重量。

當然也許有比這還要好的東西——

人生也是這樣的一首詩：

有開端，有終結，

然而却不是一個整個的事物。

先生們，現在請你們拍掌吧。

九十二、殘稿之九十八，四月或五月，一八〇〇年（？）。

離別

於今我已到了悲劇底終結，
我最後以悄悄之心寫成的，

此後更不爲人類心曲中蠢動着的思潮底迫切
和黑暗幽冥中的勢力所再撼動了。

誰還會高興描寫情感上的糾紛呢，

倘若道路已把他引入了光明底境域裏？

那麼這蠻野粗疏劇情底偏狹固陋範圍，

連帶範圍裏的魔幻魔力也都一併這樣收斂了吧。

並且從此時起，同着那一切善良人物們底陰影，

那惡靈也連帶着被向後放逐，

少年時的美夢那樣好與之相結合的惡靈

我會很早認之爲友與爲仇的。

一切的都別了吧，凡我們于此埋葬了的，

習熟準確的眼波更轉向東方。

禱祝藝術女神賜福每一種的奮勉，

禱祝情愛與友誼來品評一個人底一生。

因爲我常是立在了你們的一邊，

你們朋友們呵，人生偶爾作你們與我相值的；

你們和我共感，同心同德的和睦一致何等貴重，

這一致會由小團體裏創出世界中的世界。

我們不在固執己見的爭論中，

過問此之所惡，彼之所好，

我們只以同樣心情時時欣悅地敬重，

古代，和任何一種新的創作與建設。

哦，真幸福呵！優美慈惠之藝術把誰在和平安靜之中，

每值春日即招之于草木更新的郊野；

他可以滿心欣悅領略着上帝豐盛的昇與，

更且大宇宙處處都呈現着他自己精神之痕跡。

沒有阻礙能使他感到疲勞，

他勇猛向前邁往，這是大自然之所使然。

而且如同粗暴獵人底狂橫恣肆一般，

時代精神底怒濤威猛地自高頭向下奔騰。

附釋

(此處所標之號碼，即本書中冠於每篇之前的號碼。)

一、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走入人生的旅途，而更不滿意更苦痛的退回，這是思想質 (*Vita con-templativa*) 的人物底經歷，也是青年人入世的苦楚。然在葛德有倦戀，有希望，有欣豫，終於成就了詩人，則又是異乎凡夫的偉大處。此外，葛德是畢生治過各種學術的，這裏說，他喜治化學，喜治燒茅鍊丹之術。

二、「撒諦洛思」*Satyros* 一滑稽劇，成于一七七三年，發表于一八一七年所出版的葛德文集，自涉勒氏 (*Scherer*) 以後，時常是牽涉到赫德氏 (*Herder*) 的。其中有許多地方，可以指證浮士德的同時創作。參看邁爾氏 (*Meyer von Walddeck*) 底葛德年譜，卷之七，二八三頁。與帕黎阿委氏，「葛德底浮士德，創作由來之文獻」，第八篇。(Nr. 8)

三、葛德在一七七二年三月，至達爾姆城 (*Darmstadt*) 為軍事參議麥克氏 (*Johann Heinrich*

Merk) 底上賓。這一段已將那時期之交遊描出了，而且指明浮士德之著作，已經推進。這時七年戰爭已了，是德國文物盛興的時代，葛德正在少年——二十三歲——英華發揚，博好藝術，科學，但不務所謂「麵包學問。」頗好盧梭 (Rousseau)，但不是他的熱烈崇拜者；憎惡懷疑論；也崇尚基督教精神，却不注重形式，不禱告，不進教堂。一言以蔽之，正是熱烈尋求真理的時代。「葛茲」是早一年（一七七二）使用對話形式寫成的，這裏講的「在精神裏漸漸結構成」是指第二番屬稿。結末牽涉到司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城內教堂建築之背景，也顯然與「撒諦洛思」有關聯。皆是同時代的創作。——司特拉斯堡教堂建築，是中世紀「歌梯克」式之修道院，為歐洲最偉大該式建築之一。參看帕黎阿委書，第八篇。(Z. F. 8)

四、麥克之「有一種顯然甚消極底傾向，」使之好像糜菲斯勢非立斯的一位親屬。這是人們不難想像的。

五、安帕爾 (J. J. Ampère) 在「環球」雜誌上 Globe 發表過關於司塔費 (Stapfer) 氏多種葛德戲劇著作之翻譯的討論。

六、耶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 21. 9. 1792—3. 12. 1854) 自一八一三年起，爲葛德的私人祕書，以「葛德談論集」一書著稱于世，亦有自著之詩集。

七、瓦格勒，是 Heinrich Leopold Wagner，于一七七四年冬天在富蘭克府，在一七七五年冬到一七七六年初，寫了那悲劇：「殺戮嬰兒的女人。」

十、這「新的一幕」大概是指「山林與巖穴」第一部的第十三齣，除開前面的浮士德的獨白。
十二、這是回答一七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釋勒的信，那來信裏有這樣的話：

「你的浮士德的段片，還未曾付印的，我將以不少的期望讀之；因爲我只得向你承認，凡我從這作品所讀到的，在我覺得彷彿是赫覺列斯 (Herkules) 的殘像。在這些情景中，統馭着一種巨力與天才之盈滿，明白地發露出最佳的藝師，而且我願意將在這作品中呼吸其生命的，那偉麗壯大的自然，儘可能的遠追下去。」

這裏又得重復註解一下：赫覺列斯，是 Herakles 的拉丁名，是希臘神話中著名英雄。殘像 Torso，是彫刻之殘軀，在瓦諦崗 Vatikan 之「古宮」 Belvedere。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偉大藝術品之段

片——又，這裏說的「古宮」不是確切的名詞，約略可合乎中國古代之「樂遊苑」但也包括了宮殿。

十四、這裏所說的「不平靜的境况」是指不能決定計劃了的往瑞士與意大利的遊歷，是否能夠成行。釋勒的回信，日期標的是六月二十三，那信中是這樣說的：

「你之決定著作浮士德，在事實上殊出我意料之外，尤其是現在，你正迫于往意大利旅行去。在我是久已不敢用通常的『邏輯』衡量你了，於此我預感你的天才將在這事上充分表現出來。——你向我的要求，教我告訴你我對於你的浮士德的期待和願望，是不容易答覆圓滿的；但儘我所能的話，我將尋求拾起你的線索，如果這不成功，則我將幻想偶爾拾得了浮士德的段片，而要加之以填補，彌縫。在此我想只提起這一點，便是浮士德這作品，以其一切詩情的獨特性，不能完全拂去一種象徵底暗示性之要求，這也許是你原來的意思。人類天性的二重性，與其不幸的奮鬥，將人內中的神性與物性融合爲一，這未嘗離乎人的視線；因爲這劇中本事將趨于而且必趨于色彩過於明顯與無形式的方面去，所以人們便不

可專在對像上去打算了，人們須沿着這對像向意像裏奔趨。總之，對浮士德的要求同時是哲學的與詩的，而隨你怎樣轉變，這對像底性質將勉強你為一種哲學的處理，而幻想力也必將遷就以役於一種理性之意像。——但這些話，很難說是講了什麼新東西，因為你已經完成者中，早開始高度的滿足這些要求了。——設若你現在實是從事於浮士德，則我也更不疑惑其完滿的成就，使我非常歡喜的。」云云。

葛德對於這封信之回答，便是第十五段。

這裏有一異常難譯的字，便是 *Itōō*，在此只得譯為「意像，其實是不圓滿的。有些處所也只好譯作「思想。」

十五、葛德底旅行稽滯，是因為他的旅伴曼耳（*Johann Heinrich Meyer*）綽號「藝術曼耳」（*Kunstschtmeier*）的，正在意大利的弗羅倫司（*Florenz*）病倒，大發寒熱。釋勒對於這封信的回答，日期是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是這樣的：

「浮士德我又讀到了，看到那鬆散了起來的內容和這內容底編排，真使我頭暈腦眩。這也

是當然的，因為這事基于一種觀念，人倘若未嘗有一種觀念，則即使是不及這樣豐富的材料，也够使理智淪于迷惑。其間頗使我惴惴者，便是，照浮士德底基本結構看來，也還要求材料之總彙，倘若末了要使意像現得是貫徹了的話，而在這麼一種高度淡薄發皇的質料上，我還沒有看到一條詩藝之籜，將這一切的緊束不散的。於此，你當然會知道自助。——舉一例說吧，我的意見，以為浮士德是將被引入行動的生活中的，而不論你將從這大堆中選取那一片材料，在我看來，以其性質，是需要甚深的詳明，與甚博的寬廣。——至若論到製作方面，我以為大困難在于怎樣愉快地透過滑稽與嚴肅；理解與理性在這原質中，好像是決生死似的互相扭鬥。在浮士德現在這種段片底形式裏，這是使人非常感覺的，但人將期望指于開展了的整個。魔鬼以其實際主義，在人的理解上是正當的，而浮士德又在人心的方面是對的。有時候這兩個角色好像互換了，而魔鬼反而要保護理性以抗拒浮士德之破壞了。——還有一困難，我以為是這；魔鬼以其性質，是實際的，以其存在，是理想的，所以便要破壞了它的性格了。惟有理性能使它信仰，也惟有理解能讓她那樣過去，而令它去了解一切。

——根本我非常期待，看怎樣這民間故事與這整個上的哲學部分相結合。」

葛德對於這封信的回答，便是第十六段。

這裏有兩個名詞：Verstand，姑譯作「理解」；Vernunft，姑譯作「理性」，其實都不太貼切。姑就這裏的對舉而論，「理解」屬於智識，「理性」屬於原性；前者是智，後者是慧。

十六、浮士德底結構之被稱為「粗率」，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筆調相雜揉——「敘事詩的新理論」是指葛德與釋勒的一七九七年四五月間通信中之所討論的。與浮士德有實際關係的，是一七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釋勒信中所云：「你所講的，我更加清楚了，其中各部分之獨立性，皆歸到敘事詩的一種主要性質。」現在葛德是以這種獨立性，歸之于其「敘事抒情劇」之各部分了。參看郭列夫著：葛德關於他的詩。」

十七、獻詞第三章第七行之「歌詞」(Lied)，在葛德全集之舊本，原作「悲哀」(Leid)。參看帕黎阿委書，第一一三頁。

十八、「優美的荷默世界」在葛德是讀伊里阿斯(Ilias)而嚮往的；因阿示列伊斯

(Achilleis) 而與荷默世界更接近。

十九、雪里尼 (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 是意大利的著名彫刻家，鑄像師，與金匠。藝術作品之外，有自傳，自傳有葛德翻譯本（一八〇三年版）。這裏引的，是該書第四卷第六章中的話。

二十、「用散文寫下的幾幕」是：「晦明之日，原野」與「監獄」是第一部的第二十一齣，與第二十四齣。這時只有後者改成了詩劇。原稿在「初本浮士德」中 (Urfaust)，至今猶存。

二十一、這日期是不確實的。最後的日期總不出一七九八年春。這是按照郭列夫的編次。日期之考證，可參看帕黎阿委書第七十二頁。

二十三、釋勒在同年三月十六日，寫給葛德的信，有這樣的話：「祝福浮士德之進展，這裏的哲學家們，對之感覺非常懸切。」這裏最使人想到的，是雪林 (Schelling)，哲學家。

二十四、可達 (Johann Friedrich Cotta 27. 4. 1764—29. 12. 1832) 是士平根 (Tübingen) 的可達書店店主，該書店是十七世紀創設的，一七八七年歸可達經理，以出版葛德、釋勒之著作而

著名，一八一一年將書店移于斯兌嘉特城，後來成了名人。

二十八，要明白了解這一段，須知道談這話之先，談到了怎樣葛德在少年時代，缺乏了詩著的材料，而且也談及德國人根本缺乏國家的詩材。再談到克諾布施托克（Klopstock）的戲劇，如「赫曼之戰」等等，然後談到了這一段。

二十九，約伯記（見舊約聖經）對於「天上序曲」甚有影響。——糜菲斯安在格列特與門前的歌詞，在與瓦倫廷（Valentin）相遇之前唱的，是摹倣英國民歌，女郎私見情人唱的，在莎士毗亞的「哈孟雷德」一劇中，也出之于阿非利亞（Ophelia）之口，見第四幕，第五段。

三十一至三十三，見本書序文。

三十五，這段話底日期是難于確定的，參看郭列夫書第二二四頁，帕黎阿委書第二八六頁。葛德之大發脾氣，是由于當着舞臺監督而遇着大的排演困難。這裏講的「瓦普吉斯秘囊」是指那些「諷刺詩」（Zahme Xenien）而言。

三十七，這兩句詩出自「瓦普吉斯之夜」底開端，是第三段糜菲斯安底詩，第四行與第五行。

三十八與三十九，切特有位朋友，偶然問切特這名字「糜菲斯特非立斯」何自而生，切特于是隨手寫幾行信轉問葛德。葛德底回信，則摘錄在第三十九段，信外附上了兩種附錄，其一便是第三十八則，大致描出了這故事的起源。在帕黎阿委書第二三五頁，帕黎阿委有這樣說得很對的話：

「葛德出自附錄的註解，是值得注意的。當其將浮士德故事的構成，歸入十七世紀，便證明葛德未曾知道在一五八七年約翰思毗斯 (Johann Spies) 出版的這故事書，以及其他的十六世紀的出版，和威德曼 (Widman) 的版本，皆未嘗知道。」

第二種附錄，在第三十八則中講起的，便是「浮士德底魔鬼咒文書的舊手抄本底第一第二兩章底抄稿，這手抄本是這早不久以前收到衛瑪城 (Weimar) 的大公爵底圖書館裏的。但這稿連我也不易獲得一觀。葛德以其他的舊手稿本參證而加以考訂，很可能是不錯的。短短的一節「魔鬼咒文書」見于沙愛伯的「道院記」一書，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八六八頁。(Schriften Kloster Bd. II. Abt. 2. S. 868) 但這類手抄本，說是鈔自某某古刻本，作偽的居多，無非求增加其抄本的珍貴而已，例如我「郭列夫」所藏的一手抄本，竟載明是抄自一五零九年(一)的木刻

本，則也可見其不可靠。

術士 (Kophta)，是專指埃及的巫術士而言，這裏講起「知道利用人類底愚蒙，乏弱，和癡情的」使人想起葛德的「大術士」一劇，那寺主說：「你爲我嗟歎這些癡人吧；但請從這癡愚中得到些利益。」——(郭列夫。)

四十、爲更明白這一段，要清楚葛德關於「假面隊」的前面的一段描寫。

「浮士德這人物，有作出一齣反擊生劇的原由。這裏不是兩人要認作一人的，却是一人，在第二化身便使人不認識了。浮士德之爲老博士，爲瓦格勒所陪伴；浮士德之爲騎士，陪着格列特馨。魔女完成這奇蹟的，執着火焰的杯子居于這兩對人中間。糜菲斯特菲里斯離開了瑪忒，爲的是要顯示他的這一班人。他指點一個第二的現像。爲證明這一切發生于通常明白的世界上，還有當年鮮健的青春也表示出。」——

這裏糜菲斯特菲里斯自顯的態度，使人想起「天上序曲」和「契約」那一幕，糜菲斯安自己介紹爲「那種力量的一部分，時常是願望惡而時常是創造了善的。」——這一段「足以表明葛德

對他的少時著作的觀點，於此是不可缺的。」（巴黎阿委。）

四十二、卡德隆氏（Pedro Calderon de la Borea）底「堅決的王子」一劇，在一八一一年正月三十日出演，「浮士德」底出演便打消了。

四十三、魏洛夫便是演劇者 Pius Alexander Wolff。這裏提及的計劃之草案，施米德（Erich Schmidt）在蘇菲亞版全集（Sophienausgabe）第十四本第三一四頁上面發表過。施米德是文學史家，曾發現「初本浮士德」的。

四十四、王子納趨威爾（Ernst Radziwill），曾單獨為浮士德各幕編過樂曲，在一八一四年四月一日來訪葛德，使葛德更詳細的懂得那音樂，於是乎激起了那企望，要看這詩劇之出演。

四十五、伯魯爾伯爵（Graf Brühl）是柏林宮庭劇館監督。關於獨白戲，則有施米德的報告，蘇菲亞版第十四本，第三二〇頁。阿耳士（Ludwig Oels）是當時衛瑪的劇人。

四十六、伯魯爾伯爵，在一八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寫信給葛德，報告因納趨威爾王子的提挈幫助，有浮士德中兩齣的出演已經成功，而且繼續寫了這樣的話：

現在納趨威爾王子已經決定，在六月十日，王后底誕日，將已演過的浮士德中兩齣，再演一番。而我作了這小劇場底指導和經理，殊感棘手的，必得將這表演儘可能的弄完善。你一定已經知道，王子曾有這樣的思想，將土地精靈底出場，用幻術的戲法表演，他教人將土地精靈表現的像你的面孔那樣。這意思多麼好或怎樣不好，非我所能判斷。這目的只是這一點未曾達到，便是這整個表現沒有可駭之處，却且有悅目之觀，雖則浮士德要說是『可怕的面孔』。在誕日那番重演，我希望將這事弄妥貼一點，因此懇切地希望你稍爲通知我一下，你對於土地精靈底出場怎麼想的。使你得到我們演戲的這小舞臺的一種概念，這裏附上了佈景之描繪。這完全沒有用什麼幕布，戲場是用五六張寬寬窄窄的板壁隔開的，同時却也裝置了一道頂板，以致整個非常像一間小屋子。在後方的窗子，畫出是透明的，不但是現出了指定的月光，却也現出了土地精靈，但只給人看見一個大頭，大概有四尺來高……」

至若蓮伯蘭特的鋅版畫，便是指附于一七九〇年的段片的鋅版畫「浮士德在書齋裏。」（郭列夫）

此外施米德關於這一段有這樣的記載：「葛德自己將驅魔這一節描繪過兩次：一次是非常草率的一小畫稿；另一次更畫的詳細了，這鉛筆素描比較那照福香黎（Hoffmann）底畫法擬出的妖女之廚的繪圖，可以是很舊的了，以其「巴洛克」式的木器，那龐大精彫的靠椅，在寫字檯邊的，以及書架上彫的兒童像，雖則葛德題曰「歌梯克」式。在浮士德身後，很有演劇的姿態的，可見到土地精靈底頭與胸膛，碩壯的頭顱，無鬚，天神似的，眼裏射出光芒；浮士德不望牠，却畏縮地向另一方面，僵僵，避開似的。」

四十七、隔了很久的時間，切特向葛德報告納趨威爾音樂之進行，及這劇之出演。這一段便是一個這樣的報告之回答。

四十八、關於浮士德對於拜崙底曼弗來特的影響，葛德在致克列伯（Knebel）的信裏說起過，時在一八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祝福你在浮士德所取的步驟。請你不爲這種思想所動，倘若有了美麗的形像與境界，而加以粗野化，殊爲可惜的。這種事于你在浮士德的第二部尤常是可以發生的，而且那斷乎

也是很好的，在這上面使你的詩藝良心不再反動。處理之粗野，因全部之精神而使你不
不然的，不能攪其高尚內容，亦不能損其美，只不過可以使其另樣分化，可以使其為另外一
種精神能力作準備而已。那恰恰便是主旨中之高尚處與優越處，使這作品發揚一種固有
的美麗，而海倫那在這一部中，便是迷入這其中的一切美麗形像的表徵。這是一種非常有
意義的優點，從純潔以自知而趨于不純潔，不比由不純潔求飄翔于純潔裏，如在我輩其餘
的粗野作者為然。然則你在你的『浮士德』裏，到處發揮你的浮士德結構特權吧。」

葛德在九月十六回答這封信，見于第五十一段。

五十三、完成『海倫那』的原由——因為這是最重要的著作——是可達版本前五本之出
版。目的在解除這一種糾紛，已于其標題，「古典浪漫之幻戲中見出。」

五十七、葛德著作之第三次發行，是可達版全集之第十一本至第十五本。

五十八、那阻止葛德續著浮士德之大事，是卡爾奧古斯德之喪，及因此而生的往端柏格
(Dornburg) 之旅行，「為避開那陰鬱的事……那靈魂之彌撒。」

六十、同樣，葛德曾與繆勒總督 (Miller) 談話，稱譽過耶克曼對於完成第二部淨士德之贊助。參看帕黎阿委書，第八二二則，郭列夫書，一八五〇 (Pruover Nr. 822, Graf 1850)。

六十一、這裏葛德同意於耶克曼底解釋，是非常觸目的，因為耶克曼底話，剛剛是二十五年前葛德與路登談話（參看三十一條）曾加駁斥的。這裏也許耶克曼有誤會。參看第十四，三十一，三十四。

六十三、這段末尾的引語，見舊約聖經傳道書第三章第十節。

六十四、這裏前面兩行詩，見于淨士德之舞臺序幕。末了兩行詩，原文是這樣的：

Claudite jam rivos, pueri: sat prata biberunt. Virgils 3. Ekloge "Palämon"

葛德底譯語，與 Voss 所譯，微有不同。Voss 底翻譯是：

“Jetzo die Bäch, ihr Knaben gestopft; satt tranken die Wiesen.”——郭列夫。

六十五、「最好的時候，」是指葛德與釋勒合作的時期，尤其是一七九八，一八〇〇，一八〇一這三年。釋勒卒于一八〇五。

六十六、舒巴特在一八一八年發表過一種「葛德批評」在一八二〇年，以之作爲一種兩冊裝訂本發行了。他曾寫一長信問葛德，問第二部浮士德裏面的衝突之解決。他在信中有這樣的話：「目前我將覺得很滿足了，倘若只知道第二部裏糜菲斯特非里斯的結語是怎樣的。在我覺得這結子打的如此糾纏緊密，設若糜菲斯特非里斯勝了他的賭，浮士德也必須反歸于靈明。」只有這樣，那兩句「我在頃間要說的，等一等吧，你如此美麗」和天上序曲中天帝的話：「他現在雖昏迷地事奉我，我不久要他引入靈明」二者方能和諧。第一部中已顯示那方法和步驟，所以泯除在浮士德的真與僞的「意像化」的境地。在第二部，必定要表現那種進展，「意像化」的境地完全停止，而真實的境地顯現出來，云云。

葛德底答覆，便是第六十六。

六十八、值得注意的，便是耶克曼將第一部底末尾，寫作「第二齣底末尾。」

七十二、講東方有人早起的故事，見于詩歌第六七九五：「我將太陽從海裏引上。」（*Vergil* 6795）。

七十五、雪林底「秘密神道」是嘲雪林的一文：「關於桑穆搭克之神祇」一八一五年作。

Samothrake 桑穆搭克是希臘的島名。

七十八、這一段顯然是爲「藝術與古典」而寫的，對於興立希底著作「古代悲劇之性質」

（一八二七）的批評，但在葛德生時未嘗發表。在一八二五年，興立希將「關於葛德底浮士德之

美學講演——爲科學的藝術批判之承認而作」一書發表了。

八十、切特會寫信給葛德：「你的詩著之一特性，是有好頭腦的人們徒從格調上欣賞之，就以給他們以思想之資，無論內容是說的甚麼。例如馬迪遜（Mathison）便是這樣的思想，他方纔向我說起你的問候，却講他在你面前將「海倫那」誦讀過。幾乎好像是他要從我的方面問究關於這事的意見。」

八十三、這裏一拉丁引語，出自先練迦書 Seneca, Naturales quaestiones, liber VII 306,

——郭列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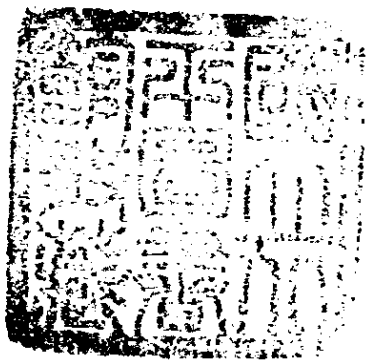
八十四、克列伯在十一月十一日寫信給葛德：「你的玄祕詩劇我又讀了一番，其思想之豐富

使我驚異……這書是不欲使任何人一讀便懂的。——我曾與我的朋友稜克 (Tyndker) 共同研討一過，他還做了一點小註釋。這著作涵納了這麼許多年來之思想和觀察，與一種偉大的創造力。」云云。

斯特恩 (Stern) 是衛瑪公園底一部分，葛德底小園墅所在之處。

這裏的紀年是重要的，倘若葛德花園中的樹，他來衛瑪後所手植的，比「海倫那」的草稿還年幼，則其創始當在富蘭克府時代。

八十九，波阿色列在十二月十五日回信說：「你爲我重復說的將你的浮士德未了一部分私下保存起來，反覆使我迷惑。那當然是很高貴的，留下一點遺產，而在這關係上你所說的那可敬的峴林根人的比喻，也非常美妙，但更好的是，與朋友共同欣賞經上天底慈愛所眷注而產生的。幾個月以前，當世界還現得很憂悲的時候，自然還有祕密保存之特殊緣故在，因爲人自然不能勉強詩人在風暴與雷雨中，發皇他的光焰，但現在，因天宇重新開朗了，他不應將光明更長久的隱晦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H 1713平

平

德文
中德文
化叢書
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一册

◇(34203.8)

Goethe über seinen Faust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oethe

譯述者 梵澄

校訂者 楊丙辰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商務印書館
五月五

商務印書館

117
202204

中德學會贈送

